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6K83
v.11

[redacted]

同里 陸稼書 陸蕎菴 兩先生鑒定

孟子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五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卷之二上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此章斥伯崇王深明王齊之易總重以齊王二句以德為主時勢為輔管晏有時勢而無德文王有德而無時勢今兼之故王易可復許是疑其不能不足為是評其不屑以齊王以字包德字齊字內包時勢惑滋甚不疑王而疑反手隱然見過於自許意何可當以德言由湯至難變見人心戴商之舊武丁至猶有存見商家遺澤之遠微子至輔相見聖賢維持之力後失句總承三段是言時之難尺地至百里起是言勢之難是以難一句總承上時勢言致王之難今時當今日看後此時亦然夏后節行仁政只帶在勢上輕遞過饑渴上要補仁政食飲下要補致王引孔子言不必說時勢在內惟此時句與今時句應有千載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

一時文王不可例論意○吾儒自許王且甚易而何屑爲霸況其本在我而其資又可爲乎公孫丑從學已久猶不知孟子抱負乃以其所不屑者問曰吾夫子有志用世立功久矣而不得權位雖有能立之功亦無可見設一日於齊而舉國以授夫子得當居要路焉自必能建功立業矣而小小功業不足爲夫子擬就齊言齊功莫大於管仲晏子以夫子爲之不識可復以是二子之功自期許乎孟子曰君子爲學能使識見高明不爲生長之方所囿子雖齊人吾意子從學已久見識必能超出齊人之外乃自今觀之子誠齊人也何也齊人之所知者管仲晏子今子亦僅知有管仲晏子而已矣此外有學術事功高出管晏萬萬者皆所不知鄙陋不廣如此豈非誠齊人而何子不知管晏之可鄙試看昔者曾西之言曾西時有一或人亦比曾西於管仲而不即比之管仲先以子路爲比曰吾子與子路孰賢彼

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

亦知子路爲曾西一類人也而曾西則蹙然不安曰吾先子之所敬畏也吾何敢比之或人然後及於管仲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或人之識反高出於子一等矣以爲不敢比子路必敢比管仲也而曾西則又艴然不悅曰何乃比予於管仲乎且以管仲之事言之凡人功烈不至於大就者或因得君不專或因行政不久耳若管仲得君之信任使秉國政其專如彼也行乎國政四十餘年其久又如彼也若是宜其功烈之遠且大矣乃不過假仁義以成霸功而已其功烈竟如彼其卑也管仲之爲人如此爾何乃比予於是乎孟子引此乃自斷之曰以曾西之言觀之則管仲之功烈固曾西之所不屑爲也不爲管仲則不爲晏子可知夫曾西與我同道曾西不爲而子反爲我願望之乎見識卑鄙如此此所以終於齊人也丑曰夫子輕視管晏亦未思管晏之爲管晏矣管仲之君九合一匡卒成霸業晏子之

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君尚德緩刑名顯當時豈其君能自爲之哉實管仲晏子才智非常左提右挈能以之然也則管仲晏子之功宜亦可爲矣而夫子以爲不足比以管仲晏子而猶不足爲豈管晏之外更有高於管晏之功者故輕之與孟子曰子何不知伯顯之上更有王在乎能王者固不待大況以齊之洋洋大國乃爲之不過以霸顯終而不能致主於王此其所以可輕也若吾得齊之大國爲之於今日則出吾之經綸以左提右挈其君卽可以致湯武之功而成王亦猶反手之易一爲施設便可撥亂爲治也功業之大而且速如此以視久而弗弗者爲何如而顧足爲哉丑曰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旣已惑甚矣今言以王之易又若是則弟子之惑又滋益甚夫王非易爲王必待德固已而德未盛者亦難言乃且德盛如文王可謂無加矣以其德而爲之旣可速效而又爲之至百年而後崩則久道更宜化成然其德僅足以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

三分有二猶未徧洽於天下直至武王繼之克商而永清大定周公又繼之相成王而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於天下是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今夫子言王之易若反手然則夫子之德更高於文王而文王猶不足以爲法與夫文王之德豈眞不足法夫子之德豈眞過於文夫子即能王未必能如反手之易而過自期許如此此弟子之所以惑滋甚也孟子曰文王之德千古莫及後人何可當敵之也其所以難王者非其德不足所値之時勢不同耳文王當商紂暴虐之時似乎致王之易而其實紂之前與紂之時皆未見其有易使前而世澤不深則人心易去時而人才耗盡則扶運無人人心去賢才盡則雖有土地人民俱無可恃若商紂則不然矣商業始於成湯由湯而太甲太戊祖乙盤庚以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凡六七作其累世德澤深入於人心天下歸殷久矣久則人心固結雖嗣王失德賢侯倔

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

起而欲變舊從新情有不忍義有不敢蓋甚難也惟然故當武丁之時國運雖衰王業未改一加振作赫然中興其復朝諸侯有天下也猶運之掌之易至紂時去武丁僅七世猶未久也其澤之在下者如勳舊忠貞之大家留遺仁厚之民俗其澤之在上者如前王所行修齊教化之流風與所定紀綱法度之善政皆猶有存者又有同姓之微子微仲王子中之比干箕子異姓之膠鬲五人皆賢人也相與同心匡救以輔相之爲是人心歸遺澤遠衆賢輔之故故紂雖無道必待積久稔惡而後失之也當未失之時依然強盛尺地莫非商之有也岐周猶在統轄之中而況其餘一民莫非商之臣也周臣皆在役屬之內而況此外夫以久而後失其時之難若彼皆有皆臣其勢之難若此誰敢易商使有國勢相敵者出焉奮然修德行仁或可搖撼然而文王此時猶方百里而起是以爲時勢所阻難於致王也豈德

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異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鷄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

之不足而謂可當歟觀文王所以難則知今日所以易矣不觀齊人之言乎齊人有言曰作事必須智慧而勢未可則雖有智慧無所施故不如乘勢之為易治田必以鎡基而時未至則雖有鎡基無所用故不如待時之為易可見時勢為王天下之資文王之所以難正難於時勢耳若今日之時勢於以興王則固甚易如反手然也何以見勢之易勢莫重於地與民彼夏后殷周之盛時王畿之地未有過於千里者也而齊撫有千里則已有其地矣地大而民或耗散勢猶未全乃驗之雞鳴狗吠之聲相聞而遍達乎四境則民居稠密而齊又已有其民矣夫土地不廣猶須開拓今有其地則地已闢而不待改辟矣人民不衆猶需招集今有其民則民已聚而不待改聚矣地廣民衆澤可達施以視尺土一民皆商之有而文猶方百里起者大不侔矣乘此財富兵強之勢行仁政而王天下莫之能禦也況時又

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饑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甚易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則虐害未甚民之畏亂歸治猶未甚切而自文武至今已七百餘年是王者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故諸侯放恣紛爭干戈賦歛無有休息民之憔悴困苦於虐政之慘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又不比商賢繼作善政猶存者矣有勢者乘此時而一行仁政以救民不必深厚民卽感德歸心正所謂饑者易為之食渴者易為之飲也其於王也何難之有有時勢固易於行仁而況仁政之行本自速者孔子嘗有言曰人君之德政出身加民其流行於天下之速比之置郵傳命為更甚蓋置郵猶煩人力尚有休歇之時而德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存神過化不疾而速不令而行故更速也觀於此言則德之感人有不賴時勢而裕如者況更有時勢可乘乎特慮今之有時勢者不能行仁政而能行仁政者又不得乘此時勢故無由致王耳苟當今亂極之時得乘勢如齊萬乘之國而行仁政

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之德以救民於困極之餘將見民之歡悅之猶如有倒懸者忽有人焉爲之解其懸也其感激而歸附之速又豈特如飢食渴飲而已哉故所行仁政之事只消半於古之人如文王不必五十載之久而其奏功必較文王而加倍之豈僅六州之附而已惟此日之時勢易而德行速爲然宜千載一時可大有爲也齊王反手豈虛語哉而子不識其故反爲警訶至下而以管晏爲我願宜局於齊人中者矣惜乎孟子有其具又有其資而終不得當路於齊徒爲虛願也夫

上章論功業而此章論心學以不動心爲主其故在知言養氣乃從願學孔子得來因極言孔子之盛以明願學之由總之不動心之道非漫不加養之爲患而矯揉強制之可虞黝舍是告子影子病在強制曾子是孟子影子妙在自然本原在自反而縮行無不慊於心而工夫只在有事集義勿正忘助上氣於此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

養言卽於此知故知言不言工夫前斥告子以闢異端後尊孔子以承聖道是通章脉絡處當分五段看不如曾子之守約也以上八節言不動心之有道歸重曾子大勇而反動其心以上兩節斷告子强制之失乃自己反照必從吾言以上七節明己自然不動之故所以勝於告子願學以上五節明不動心之淵源班乎至末六節明孔子爲當願學丑問意單重動心指霸王不指卿相言註恐懼疑惑四字在四十句內只好會意講不可入丑口中有道道字空說只當法字看包黝舍曾子在內黝舍是賓中賓曾子是賓中主形黝之勇一層進一層言似曾子子夏只擬其像只爲告子似孟子故云不重較黝舍優劣但以引起曾子之勇自反工夫在平日不在臨時便含下集義等意乎衆人往便有塞天地氣象吾往几以一是矯衆非一正抗衆邪皆是曾子守約約字不對上句氣字對前守約字看守理只在

是爲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

方寸此中有主隨他天翻地覆搖撼不來豈不更約不得於言如言性不達性之理索解其理於心是求於心不得於心如手容不恭足容不重要使之常恭常重是求助於氣上夫志一層論志氣之相關下夫志一層論志氣之俱要不言心言志者就動處言則尤切帥雖訓主卻在帥之以行處氣無不從帥充言其相須至次言不偏輕正其勿求之非惟帥故至惟充故次惟至故當持惟次故當無暴意自一串然須各開說去以留下丑問地持字內有持得甚定持之以行二義持養並重然養氣工夫卻從持志來既曰節問答皆側重氣一邊志一一字卽大學有所二字意氣一如一朝之忿忘身及親之類動氣是源濁流亦濁動志是下流壅反致濁了上源意知言養氣以成德言非做工夫以不動心爲綱要對針告子之言說註中明道義配道義乃預透下意宜渾至大得天地磅礴之氣至剛得天地直遂

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

之氣直養即無害要畧序此處不重塞天地描他剛大之狀總是體段勿涉功效合下節都就氣上說尚未說到養成上道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處事言配在作事上看道義是虛的得氣襯貼起來便直前不避乃塞天地之實落處餒仍是氣餒在行事上統說下節餒字在一事上說道是體義是用體上無做工夫處故止言集義義襲句乃反言以决不可不集意行不慊句申義襲句外義不重是告子只借來即正己長以申足義襲有事勿忘屬集義正助兼屬氣言正者忘助之根一正則非忘即助蓋期效迫則效不至而成忘即不忘必速則效而助長但助之病甚於忘故下只明助之尤害知言節詖辭四句是知其根源生心四句是知其流弊而知流弊即在知根源上來聖人二句即根流弊言是决其理非矜其言宰我節下專發明一聖字學敎括在聖上說智仁是全體不厭倦是一事非是盡仁智

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

乃即一事而知其全體語意專歸聖上去勿煞講一體是聖之分派源流最清已不是小可微字即輕帶說俱作贊詞方得問所安意姑字甚婉顏子地位儘高特早亾未化耳不可說有不足意不同道即姑舍是意就志行上說只渾渾敘去且未要露孔子勝二子意留丑問班乎地步治則進句伴說因亂則退而知治亦進二句重亂一邊可以仕四句須一氣併讀乃得時中之意肯古聖句須以孔子爲主願學專就出處之時中上講不必插入知言養氣即時中之道甚大仕止久速特可見之一端因與夷尹一例說來故云德是根本取與之際是節目兩皆字俱當以孔子作主而謂夷尹亦能然二段自俗眼觀之難在上半段而不知卻難在下半段並信得上半段所以異處直是難言只引証三子之言令人於言外得之堯舜事功不可貶且擡得高愈形得孔子重見禮二句但言等百王之法以起末句不

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

兼孔子在內孔子未嘗制禮作樂且子貢得之親炙何待於此若亦指禮樂德政說當云以溫良恭儉讓之德行綏來動和之政而且定禮以寓政正樂以彰德可以垂諸萬世大勝前王僅行一時亦類通豈惟民句特與起下凡物同類意語氣直至亦類也住歸重民上無兩層出類二句就同說到異生民二句就異說到尤異語氣有三層類以並生之初言萃以並處之時言拔萃即從出類中推出○君子有是經綸則必有是學術生乎學有本原而道義充足於身心則得時遇主建爲勳業自必振霍有餘何足動心自古聖賢皆然而況孟子乃公孫丑猶不知而問曰論天下之事易當天下之事難以夫子而加齊卿相之位得行道焉雖由此得位行道小而成霸大而致王固其能事無足異矣然長於作事者往往短於凝定今任大責重如此霸王之業豈易擔當即終歸有濟而經營之際其心不無倉皇震

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

撼亦本原之淺也不識夫子當此亦因而動其心乎抑否乎孟子曰否我若居盛位行大道沛然行其所無事不動心也何以不動人惟少年新進學非素具而思猝辦所以易動我則自幼力學年至四十道明而無所疑德立而無所懼此心已自不動矣不動者在一日而所以不動者在生平四十且然況四十後乎此所以否也子何疑焉丑曰人之從容建大業者非智勇過人不可今夫子當大任而不動心若是則夫子勇往有爲過於孟賁遠矣蓋孟賁之勇僅能舉一物之重而夫子之心則能荷一世之重也孟子曰子謂我遠過孟賁若以是四十不動心爲難矣然不問其所以不動第就能固守其心使之不動而論則亦不爲難使其果難則我四十不動世必無有先我不動者矣乃今有告子其人者其治心御未至四十已能不動此所以無難也丑曰夫子謂不動心不難必有使之不動之道而後可如

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無其道豈憑空而自能。不識果有道乎。孟子曰一心雖足以應天下之事然使無個方法以治其心則心無所主安得不動。故欲不動自必有道。但其道不同。告子有告子不動之道。吾自有吾不動之道。吾今不必言告子與吾不動心之道也。且以勇士及聖門之士言之。吾聞孟賁之類有北宮黝孟施舍。其人者勇同而各不同。皆不能遽勇而亦從培養得來。其養雖非聖賢之養而亦自成其為養。黝之養勇也其道大抵以必勝人為主焉。人之氣快而不能勝人則其膚不免為人所刺便即撓屈。而彼則挺身而歸必不為人所刺何撓之有。其目不無為人所刺便易逃避。而彼則怒目睥人必不為人所刺何逃之有。蓋其所以然者成於平日之一思。其心視被挫辱於人最重。無論其大設以一毫之細而或加於吾即若撻之於市朝之大一般。故必不肯受挫於人。非惟褐寬博之賤不肯受。即萬乘之君之貴亦必

耳君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

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

不肯受至於彼欲刺萬乘之君之貴則又視之甚易一若刺褐夫之賤其所思所視如是天下又安有可嚴憚之諸侯乎倘以諸侯之貴或偶以無禮之惡聲加至於已非挫辱也而彼卽視爲挫辱亦必以惡聲反之焉惡聲且然而況不止於惡聲乎諸侯之惡聲且然而況非諸侯乎黝之養勇如此此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一道也舍之所養勇也其道大抵以無懼爲主焉觀其言而可見其自言曰人貴敢戰我之於敵能勝之固勇往不懼卽敵強於我戰不能勝而以我敢戰之心視之猶夫能勝得來一般亦毫無所懼而勇往直前也若必量度敵之多少而後進兵籌慮已之力足勝彼而後會戰是畏三軍之衆者也勝敗兵家之常舍豈能自主而爲必勝哉要惟能合勝不勝而一無所懼爲可自主而已矣舍之言養勇如此此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又一道也黝舍之勇固皆以爲不動心若論其

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壹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壹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壹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

所守則亦有不同吾試取其所守之氣象而擬似之孟施舍之所守其比之曾子乎夫曾子大賢非舍所得而比然以無懼爲主是取必於己所務在內其氣象似曾子恃在一己者彷彿省身之慎也北宮黝之所守其比之子夏乎夫子夏賢者亦非黝所得而比然以必勝爲主是取必於人所務在外其氣象似子夏務在敵人者彷彿信聖之篤也夫二子之勇均出於血氣未知其孰賢是非等級不必論已然但據其所守以比量則黝求在人其勝勢有時而不可必舍求在己其壯往無適而非自主舍所守比黝尤得其要約也然要之皆爲小勇而非大勇勇之大者其惟曾子曾子之大勇寔得統於孔子者也昔者曾子謂其弟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夫子云天下之氣以理爲主凡事自反諸己而不縮理屈則氣不伸雖一褐寬博之賤亦爲之屈吾得不惴焉恐懼之苟自反之己而縮理直

善養吾浩然之氣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

則氣自壯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吾亦往而敵之矣此所謂大勇而吾子所當好者也曾子之勇則不動心之又一道也夫曾子以義理之直爲主眞能不動其心者吾前雖謂舍之守似曾子而約於黝然不過守一身之血氣耳固未嘗反之于心以考其理之直與不直以視曾子以縮不縮爲勇怯其所守爲尤約者又有所不如也蓋氣有時而或屈理無往而不伸氣在一身雖不待取必於人而理屈則一身之氣不能離心而獨壯理在方寸不必徒恃夫氣而理直則一心之慊自能鼓氣於不衰故舍之守猶爲未約而曾子之守乃眞至約而可恃也欲不動心者必以此一道爲準矣丑知黝舍則可知告子知曾子則可知孟子而猶未悟也問曰敢問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心其道可得聞與孟子曰欲觀告子之不動心當觀其言告子嘗有言曰凡人於言之至於吾前而有不達其理

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是不得於言也若因而用心思索其理於心以求通解則心反爲言動矣故但當舍置其言而勿求通於心焉心不冥然安閒乎凡人當處置此一事而心覺得於理未安穩是不得於心也若因而用力修爲以求妥當則心又爲氣動矣故但當力制其心而勿求助於氣焉心不又冥然安閒乎告子之言如此吾試就其言而較其得失心本也氣末也既有本末之分自有緩急之數其不得勿求爲急於本而緩其末猶稍說得去而爲可也若言外也心內也外之不能達其詞皆由內之不能明其理而不得勿求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斷斷不可也必矣然要其極而論之則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豈眞可哉何則心與氣固不可相離不可偏重者也夫心之所之爲志志也者運於一心而氣之張弛隨之所以御乎氣而爲氣之將帥也氣之附麗在體氣也者充於百體而志之運用因之所以輔乎志而爲志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在時

之卒徒也夫志而曰帥乎氣則所以立此氣之體其分固爲至重焉氣而曰充於體則所以達此志之用其勢亦卽次焉雖有本末緩急而其實不可偏廢故门人之於志固當敬以持守之使不失吾精明之體而常足爲氣之帥其於氣也亦當順以培養之使無暴其充塞之用而常足爲志之輔然後爲不偏之學盡善之道彼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視志與氣爲二物而不相關爲懸殊而不相等聽氣之暴而不顧則其於志亦未必果能持也其何以使心之自不動哉故可者亦不可耳丑未達氣無暴之說問曰夫子旣曰志獨至焉氣特次焉則志重氣輕專持其志可矣乃必又兼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意也曰志與氣本是相關何得偏用其功只看人若志不持而所向專一凝滯固足以搖動夫氣而不得安寧然氣若暴而所往專一是奮亦足以搖動夫志而不得安寧何以見之吾且以蹶趨言

謂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
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饑
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
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
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
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
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
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
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

之而可見今夫人意料之外步履至於傾跌而爲蹶者奔走至
於急遽而爲趨者是乃氣失其平所致也於心何涉而氣一時
爲主則心亦不得自由反爲氣所擾亂驚惶震動不能免矣卽
蹶趨者驗之而知天下逞一朝之意氣竟致禍敗實非其心之
本願者大率類此此皆由平日習氣於勿求而暴氣之故故志
旣當持而氣又當無暴也子何疑焉丑聞持志無暴之說卽可
因此而知孟子之不動心矣乃猶不悟復問曰據夫子言則告
子之先不動心者短於夫子而夫子之不動心必長於告子矣
而其所以長則又惡乎見哉敢問孟子曰我所長者無他不過
與告子相反而已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知言也言之是
非得失不明必至於動其心我則於天下之言一一明其是非
得失而實有以知之焉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養氣也
養亦不善也氣若失養而有餒則必至於動其心我則於我本

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

來浩然盛大流行之氣循循善其滋培涵養而一無所害爲知言則胸有直見而彼不能惑於吾善養氣則事有擔當而我無所懼於彼不惑不懼則心自不動矣以視告子之矯強禁制以爲不動者長乎否也丑曰氣便是氣而謂之浩然之氣敢問其狀何如曰凡事可以言語形容若浩然之氣固難以言語形容之也蓋人之所可共爲者易言而此氣則心所獨得豈易持以喻人迹之所可共見者易言而曰氣則無迹可尋豈易顯然指示故非不可言言之殊費躊躇耳試以其難言者爲子言之天地有正氣本磅礴無疆而至爲宏大本直遂不撓而至爲剛毅人得之以生而因有此氣故其爲浩然之氣也亦能擴然任重無物不容莫可限量爲極其宏大亦能挺然特立百折不回不可屈撓爲極其剛毅其本來如此只恐養之不善自反多曲作爲以害之則大者反小剛者反柔而氣失其浩然矣若順其自

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

然以直養之而無所害則其剛大者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此氣所運用得及蓋充塞於天地之間而無間矣豈不浩然乎而且體之無虧則發之有用吾見其浩然之爲氣也運用出來足以配合乎義道凡人處事各有裁制之宜爲義而凡所裁制皆合乎天理之自然爲道義道雖具於人心不能自行自得此氣則見義道所當爲者便奮然必爲無所疑懼兩相配合而兩相成助矣是乃所謂塞於天地也若無是浩然之氣則體內有所不充遇事多懼如饑人之不得食索然自餒也而義道將何以配哉以此體段功用觀之則其所謂浩然者可見矣然是浩然之氣養成之後固是以配義道而當其力養之始此氣何自而生又必資乎義以爲功蓋義又必日積月累事事求合乎義使義無一不聚集於心身之內追集之功既至而自反常直則仰不愧俯不怍此浩然之氣自然能發榮滋長乃是集義所

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幷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克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

生者並非於旦夕之間止行一二事偶合於義便掩襲爲是而作爲剛強不屈體態以強取此氣得來也何爲不義襲而取盍氣生於心心從乎義若襲則所行偶合於義而不合者尚多一事不合義反之於心卽有愧怍而不自快足則氣便不能充體不禁自阻而餒矣故不可襲而取之而但可集而生之也夫心之慊否一係乎義之得失此可見義爲吾心固有之理在內而不在外明矣我故嘗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謂義爲在外也外義則視義爲無與於心必不能集義而徒爲義襲以強取而已矣浩然之氣何由生哉顧集義以養氣之功何如夫集義本以生氣而氣勿能生者患在不專其事於義之內而分其心於氣之中從事未久而卽期其效則正之心生正之不得必惱而爲忘若有不忘必迫而爲助之長究歸襲取而已故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爲事事事求慊於心時時自反其直而勿預期其氣之

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葢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

效而正久之常自充也其或未充則是集義之功未至自宜勿忘其所有事而已集益集斷勿有所作爲以助氣之長夫有事勿忘皆集義也所謂直養者此耳勿正勿助皆非義襲也所謂無害者此耳然人知忘之爲害而不知正助之害視忘其有事者爲尤甚養氣者愼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躁心動而志氣昏不覺其愚而自矜得計芒芒然急趨而歸謂其家人曰今日予病苦矣予助苗長矣其子將信將疑若喜若憂疾趨而往視之但見其苗則已槁於田中矣宋人之愚如此今天下之養氣者強制居多其不如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彼以集義爲無益於氣而舍焉而不從事於集者猶不耘苗者也忘之止無益而已未有害也至於強制而助之長者正如揠苗者也非徒無益於氣而氣不能生又反致害夫氣而盡喪其初蓋氣不能生遇事不敢向前使培養起來尚能生此氣以

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

有爲若助長而襲取剛強模樣自反不直則一經摧折索然自喪以後遇事一味畏葸再激發不起矣故助長尤不可也知助長之害則必不敢義襲而取而必以集義爲事矣此吾之所以必善養吾浩然之氣也所謂長於告子者如此丑又問何謂知言孟子曰夫言也者其本原在心而見之施行即成爲政事苟欲知其言不知其言所自出之心則原本不清且無以知言之得失又何從而知言之流弊必及於政事吾則能知言而即知其心矣言爲心之聲人必心明乎理而後出言無病若聽其言而其理不全偏向一邊是謂詖辭何以詖其心有所蔽隔止見得一邊故辭亦隨之而詖也聽其言不特詖也又且其理益偏放蕩無紀是謂淫辭何以淫其心之所蔽愈入愈深陷溺於偏中而不能出故辭遂因之而淫也淫則其辭猶未全離乎正道至淫之不已必轉輾支離而全無正說自以爲是則爲邪辭非

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

好爲邪也因其心之陷於偏者早已全離正道故其辭有不入於邪而不可得者邪則其辭猶將堅執以求伸至邪之不已必窒礙不通而樂爲遷就以枝支吾則爲遁辭非故爲遁也因其心之離於正者早已困窮莫適故其辭有不至於遁而不可得者此則吾之一一因辭而即知其心者也夫此蔽陷離窮之失而可生於其心乎旣生於心必發於言以其言而施之於政則政之大綱悉如其辭而偏邪不正以其言而發之於事則事之小節悉如其辭而亦偏邪不正反綜覈之煩必流爲淸淨倣道德之忍必變爲刑名其害之相因而至者雖聖人復起於今亦必從吾生心害政事之言而序之恐後矣旣知其本原又知其流弊方爲知言然非平日研窮道義之精何以得此我於集義養氣之時已致其功蓋求心者已至而言自無不得故心不動於言也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寘然罔覺而已心即不

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

動亦何用哉此又吾之長於告子者也丑聞知言養氣之說乃疑而問曰吾今有異乎夫子之所長矣夫子而能兼乎知言養氣夫是二者而豈易兼乎哉昔孔門弟子若宰我子貢之賢止能據理立言善為說辭而已不能兼德行也冉牛閔子顏淵之賢僅能身有德行言之親切有味而已不能兼說辭也至孔子則兼此二者矣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猶不敢自信如此而夫子獨能兼之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乎孟子驚嘆曰惡以我為聖是何言也聖豈獨我不敢當即聖如孔子亦不敢當也不觀孔子之言乎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殆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但能以聖人之道學諸己不有厭心而又以聖人之道教諸人不有倦志而已也子貢曰夫子辭聖而居學不厭教不倦意謂此固非聖人之事也而抑知何謂聖乃仁智兼全之謂今夫子而學不厭正智之所見端也唯聰明天縱深知

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

義理之無窮故能融會貫通深造不已不然厭即生矣夫子而教不倦正仁之所見端也唯愷惻性生聯屬物我爲一體故能涵育薰陶曲成無盡不然倦即萌矣既仁又且智非神而明之默而成之與化往來者其孰能之夫子實既聖矣夫聖孔子且不敢居況遠遜於孔子如我而謂我爲聖是何言也丑又問曰謂夫子爲聖夫子既不敢安則於何求之由聖而下厥唯賢矣昔者竊聞之孔門弟子皆學聖人但學力不同所得亦異如子夏子游子張此三子者皆有聖人之一體游夏得其文章子張得其威儀如冉牛閔子顏淵此三賢者則氣質不偏學力又到具有聖人之全體而未能大而化之尚有限量而微具體固非易造一體亦屬宜傳上者既非所安則所安必在於此敢問夫子於二者之中何所安耶曰凡人立志欲大取法欲高若退遜最上人品而甘安其次便爲無志而自棄今數子人品非不高

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

而尚未必即為止境故汝姑置此而不必於是中求所安非非薄之而不安乃志有在而姑舍也丑曰夫子既欲舍是則春秋之時諒無高於數子者矣庶幾求之古之人乎商末有伯夷商初有伊尹亦古人之卓卓可稱者以擬夫子為何如曰二子與吾不同道道不止於出處且以其出處之大節言之有非其可事之君則不仕非其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則仕進世亂則退隱超然獨立以清為其道者伯夷之為人然也有得君則仕何所事而非我君得民則使何所使而非我民世治亦進而仕世亂亦進而仕慨然救世以任為其道者伊尹之為人然也若夫與吾同道者其唯出處不係於一偏行藏惟安於所遇時可以仕則仕而用世時可以止則止而潔身時可以久留則久而不嫌遲遲時可以速去則速而不嫌悻悻渾然無迹得時中之道之孔子也孔子時中固屬不愚不勉造乎其極而為聖人即夷

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

尹之偏於清任亦能不思不勉造乎其極而爲聖人皆古之聖人也吾豈特於孔子時中之道未能行即夷尹清任之道亦未能行焉行之雖未能豈學之亦不能乎即學之未能而心豈不願學之乎不知者以爲皆古聖則皆願學乃吾自審所願則惟有學孔子之所爲而已即其進退咸宜變化無端之道研究之使極精體行之使極熟吾願是矣又何求哉此吾所以不安孔門諸賢亦不安夷尹也而特未知得遂其願否耳丑曰伯夷伊尹於孔子旣曰皆古聖人若是則三聖者固並班而無高下乎曰否不可得而班不但夷尹不及孔子即自有生民以來聖人雖多求其道德事功之盛未有及我孔子者也丑曰孔子雖爲生民未有之聖然與夷尹旣皆謂之聖人豈無一相同之處然則夷尹與孔子有相同處與曰有相同處蓋謂之聖則其根本節目之大自異於人而人不見之者以其未得地而君之耳尺

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土不階安能有爲而必土地甲兵之盛安見聖人之有爲故但得百里之地而君臨之則本過化存神之德以施其經天緯地之才自然天與人歸能以朝服諸侯統有天下不特孔子綏來動和之化爲能然卽廉頑立懦之風堯舜君民之志亦能然也然其所以爲此者初無利天下之心迫於大義仁心所發欲以濟世安民耳若使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辜事甚小而便可以得天下之大三聖皆不肯爲不特浮雲富貴之孔子然卽遜國而逃之夷一介不取之尹亦然也唯是德盛心正之極則夷尹所得同於孔子者耳曰敢問孔子之所以異於夷尹者何如曰孔子異於羣聖非吾一人之私言也卽昔宰我子貢有若之言而可見矣三子而推尊聖人必其知之有素者也顧聖不易知知之非具有智者不能若三子則聖門中之最智者也唯見識高明故實足以深知聖人凡所稱道一一都有實據假使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

其見識汙下而不高明亦可知聖門如此高賢必不阿私其所好之師而空譽之況又兼之以智乎則其言之可信無疑也宰我曰自古聖人首稱堯舜堯舜以後及之者且不可得何况能賢何況賢而且遠乃以予觀於夫子則賢於堯舜遠矣堯舜宜其德化宏功業以治安一時夫子刪述六經垂道法以範圍萬世使唐虞無堯舜不過一時爲春秋使春秋無孔子將使萬世無唐虞堯舜爲一時之孔子孔子爲萬古之堯舜　時與萬世較賢可知已夫堯舜且賢之況夷尹乎即宰我言而孔子之異見矣子貢曰甚哉吾夫子之大也欲知夫子請觀百王吾且因夫子以衡百王衡百王以定夫子百王有政其政往矣不可得而知矣然猶有禮在禮所以飾政今日見其所遺之禮有煩簡而其當日政之爲質爲文可因是以知之百王有德其德往矣不可得而知矣然猶有樂在樂所以昭德今日聞其所遺之

其所好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

樂有美善而其當日德之爲性爲反可因是以知之我由百王之後執此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法以差等從前百世之王其德政之善否皆莫有能逃遁吾之鑒衡者也但見自生民以來百王多矣未有一王能如吾夫子之德之盛則夫由德而發爲政者自然亦未有一王能如吾夫子之政之美也夫孔子且高於百王而況夷尹乎觀子貢之言而孔子之異又見矣有若曰天下之異而同同而異者豈唯民哉卽如麒麟至祥鳳凰至靈太山至高河海至大異者也走獸至頑飛鳥至蠢邱垤至卑行潦至小無異者也然究之合而言之則麒麟之於走獸也鳳凰之於飛鳥也泰山之於邱垤也河海之於行潦也總不離爲走且飛流且峙之物固類也而民可知矣民之中有聖人而聖不離乎人故聖人之於民亦同一人之類猶夫物也論其形聖不加多民不加少論其性聖不加善民不加惡焉但同是有形之

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

類而聖人獨能踐形同是有性之類而聖人獨能盡性則已出乎其生初之類既出乎類之上則與衆萃處之下自非衆人所能及而聖人又超拔乎其萃之中在一鄉則高乎一鄉在一國則高乎一國在天下則高乎天下猶夫麒麟鳳凰泰山河海之終自岸然軼羣耳而以擬我孔子秖覺聖出乎民之類而孔子尤出乎聖之類聖拔乎民之萃而孔子尤拔乎聖之萃凡聖皆生知安行而能踐形盡性然不過踐其形盡其性以功及一時而孔子之生知安行者又能推踐形盡性之德以功及於萬世使皆知有以踐形盡性則盛之至矣故自生民以來聖人多矣未有盛於孔子之出拔者也夫生民未有之盛而又何論夷尹乎觀有若之言而孔子之異益見矣是豈吾一人之私言哉吾之所以願學孔子也子亦可以明吾不動心之有自矣丑聞之而知師之學有本原如此宜乎有齊王反手之功業矣而覺動

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

心之疑不幾與管晏之比同一鄙見哉

此章見王霸之分只在誠僞示人知所採擇與他章分大小者不同上節言心有誠僞下節言人應之亦有誠僞然唯上以是感故下以是應仍重在上節以霸形王特表王之可法言效處亦只重心悅誠服四字以德行仁一滾出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火然泉達原非兩層否則便着假矣仁字該得廣王字是辨別語不是張大語上節已各含服人意故下直承明之俱指現成已服者說悅服本於同然之良具人亦不自知如七十子何形容服之誠引詩証誠服之說悅在心誠合內外言服人人字要切列國諸侯力與服字意合孔子與詩側遞下歸重王者以君師不對者失賓主以德勝於位爲言者失輕重

○孟子曰王霸之稱其來久矣人知其有大小之不同而不知更有誠僞之不同唯主心有誠僞故人之應之亦有誠僞誠者

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

可為僞者不可為世主不可不知所辨也夫仁為治天下之大道不特王者必資之即霸者亦不能盡廢也但其所以有事於仁者不同一則實施之政事而能行一則致飾於外觀而為假誠僞微分而王霸大殊何以假之則惟以力本只恃其土地甲兵之力並無招攜懷遠救災恤患之恩惠於人恐力有所窮而又不能實行仁也但假借之以為名陰濟其富強之私豈非以力假仁者乎如是以雄長諸侯則為霸而已霸必有大國斯威足以制人名足以震衆而成霸何可小何以行之則惟以德平日盡其身體力行之功非為扶危定傾濟世安民之義舉於人始增修其德故體立而用自行也本心得者以出政自能普其善養之澤豈非以德行仁者乎如是以致天下歸往則為王而已王初不待大至誠自足以感動善政自足以招徠而成王何必大何以見不待大但看在昔商湯非能王者乎而唯以德行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聽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仁之故故亳邑止七十里而以之興矣又周文王非能王者乎而唯以德行仁之故故岐山止百里而以之興矣王不待大在昔皆然而何疑於今以德行之勝於以力假也如此斯卽取效無有大異猶將爲王而不肯爲霸而況其又不然乎夫以德以力卽足致霸成王則皆能服人矣然其所以服人者一視乎主術之誠僞而亦分誠僞焉彼以土地甲兵之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脅服之故天下諸侯之服者外雖承順而內實睽違非能中心愛戴而服之也特迫於強大力不足以與爭故不得已而服之也若以修德行仁之善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化服之故天下諸侯之服者非徒貌爲恭謹而實中心歡悅合內外而至誠臣事六服享王不自知其然而自不能已也試取所謂悅而誠者形容其似其殆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乎當時孔子不過一布衣初無勢力位號又極流離困苦似乎人之服之甚難而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當時七十子愛慕瞻依信從罔懈歷常變而不移經存亡而如故是所悅而誠之至也而列國諸侯之服從之者亦如是而已矣則夫中心誠服之實事不可咏詩而想見之哉詩有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當日辟雍鐘鼓德化盛行於鎬京而東漸西被朔南無不暨故自鎬京而外若近若遠服行教化者有以深入乎心思而無一人之異如此此何謂哉即吾所謂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以覘霸者時之人屈於力而心不服者其誠偽之相去何如夫即人應之誠大異於霸之偽而王不待大亦可見況德行之速如湯文自更無待於大也資仁爲治者其可不以德而以力哉

此章因戰國諸侯有好榮惡辱之情爲之推究根原使之去不仁以自強於仁榮辱機關只在及是時三字與醒世主只在一自字然只爲下愚人說法若上哲豈爲榮辱所動而後行仁哉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

首二句一章大旨如惡二節言仁則榮之實今國家節明不仁則辱之實又以自求總結而引證之正提策精神處首節上二句論其理仁不仁就行事說照下用人明政榮辱就國勢說照下畏侮二則字已含自求意微側不仁一邊下二句是致其戒以起次節如惡之三字是挑動他羞惡之心以激厲之莫如二字貫至政刑任德以所抱言士以其人言一直說賢能即指士在位在職即為尊德自兼才故曰賢又曰能預收賢能正為修政明刑之用說閒暇為及是時着作轉蒙語其實明政刑不止乘閒也二句承上起下蓋既有治人不可失此機會政刑字不平刑為政中之大者故特提出明者主於當理無私為民興利除害而已引詩以証上節未陰雨譬閒暇徹土綢繆譬明政刑今民勿侮譬大國畏只重迨未陰雨上知道二語有不勝俯首感懷之情非揚者作贊之語能治要見防於未然意即是誰敢

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

處兩閒暇一是以無敵國外患時說一是從偷安而見般樂以動言怠敖以靜言禍福二字轉榮辱以危言之○孟子曰好榮惡辱人之常情而其相懸之故非因人致皆己之仁不仁為之也人君修德行善而仁不期榮也而仁之所感自必身尊而國顯君驕奢淫泆而不仁不期辱也而不仁之所召自必身危而國亂有旋至立見者斷不誣也然則不仁而可安居其中乎苟其居之必甘為人下無惡辱之情而後可乃吾觀今之世主孰不以辱為羞惡乎而又身居於不仁縱欲傷理事與心違安能不為強大侵凌而取喪亡之辱以是譬之猶夫心本惡濕而反居卑下必不免於濕也其為惡也不大謬乎然猶幸而有此羞惡之心則尚可因此激發也故不惡則已如惡之必思所以去其辱則莫如反不仁而為仁於是立心制行不尚功利之習不崇狙詐之謀而惟貴重先王仁育義正之德於履仁蹈義有德

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
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
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之士則興學校以育之隆干旌以求之事以賓師養以更老備致其尊敬而又非僅以優禮之處又爲尊也士有賢者則德盛於內者也卽登之輔弼之位爲正君善俗之地士有能者則德達於外者也卽布之百司之職以爲修政立事之資有治人以興治法則雖國家有事亦可以有爲而未免爲變故所迫不無艱難困苦之形若幸而當國家內難不興外患不作是眞閒暇時矣則尤可從容以圖治於爲及是時無事而常爲有事之防與賢者能者協力同心修明其政講求振奮使大綱小紀無不舉行政中之大者莫如刑尤當加意修明其刑哀矜平反使五刑五罰無不淸理合政刑而咸宜如此皆一無縱欲而依乎天理則純然一仁主也由是邦本以固國勢以強此時雖有強大之國必恐懼震亾而敬畏服從於我矣何榮如之吾謂仁則榮不可信乎而如猶未信請觀之詩與孔子之言詩載周公戒王

以及時圖治之言而托爲鳥言有云我之爲巢將蔽風雨而禦患害然使天既陰雨而後爲之則無及矣漂搖可慮而侮予者至吾固無如此下民何也不若迨今之未也晴明暇裕儘可竭手足之勞往取桑根之土以綢繆補葺吾巢之穴牖及其門戶使之無不周密堅固則他日雖有陰雨可以無患漂搖而今此在下之居民尚或有敢行擊射而毀室取子以侮予乎吾知下民亦無如吾何也公之借鳥以明及時圖治之意如此孔子讀詩至此不覺俯首感懷而嘆曰思患預防爲治之道乃人每莫爲罔覺因之治失其道而敵國外患交相來侮今讀鴟鴞之篇而知爲此詩者其真能深知思患預防之道者乎周公知此以輔成王故周之國家治而殷遺造亂不能侮周則夫凡有國家者能亦如鳥之未及陰雨時而任治人以興治法不啻徹土葺戶之勞則國家治安無隙可乘雖有強臣謀爲不軌亦自取滅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

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亾耳誰敢肆毒而侮之乎觀孔子之深信詩言而知未雨綢繆即吾言及閒暇而明政刑之謂下民莫侮即吾言雖大國必畏之謂也仁則必榮豈吾一人之私言哉然則國家閒暇正榮辱轉移之機固可得而不可失者也而今之爲國家者則每失之矣今之世七雄紛爭無日以休何有閒暇然勵精圖治之君雖清晏而視同危迫而苟且偷安之辟值倥偬而視若安寧故平時既不能收賢能以實其國而當其閒暇也則及是時而盤旋於淫樂營築遊田無所不至怠荒以致敖聲色宴佚無所不爲政荒而不知問刑虐而不知恤其不仁如此則國非其國而侮之者至是自求禍也何辱如之合而觀之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至爲禍福則更甚於榮辱矣而皆自及時圖治及時爲樂致之是其禍福非他人予之實皆自已求之者耳時君可不猛省其自求之意昔人有先我言之者矣詩云人能永永言念配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

合乎天命之理則可以此而致盛大之福書太甲篇曰己無罪而天降之孽殃猶可違避自爲不善而陷於罪孽必不可僥倖生活詩書所云正即此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謂也詩言福自己求則禍可知書言禍自己求則福可知古今同符其理信而有徵而今之惡辱者尚可不反般樂怠傲之爲而及時用人圖治以去辱而就榮也哉

此章言王政足以得民心而王天下不可不信能行之也爲戰國之君徒事戰爭僥倖無敵而不能行王政故言此以歆動之上五段只言其理述其事重五上截有以致民心之悅上末節緊承五段來以責成世主只重信能行一句尤重信字通章不可作浮夸闊大之語須緊從戰國立論方合五段俱上截俱指本國說未即行之天下五末句但有其心而未有其事市廛之廛指廛賦乃商廛時舉時罷的五節廛字乃民廛但亦在市上

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菑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仰若父母從上五願字生來曰父母曰無敵曰天吏皆以歆動之對民言曰父母對天言曰吏天吏耑以征伐言註兼廢興存亡側重廢亡邊○孟子曰人君為治未有不欲無敵於天下者也而欲無敵在得人心欲得人心在行王政天下人類不齊而士又為民之望國之輔尤當先得其心挾策干時側媚傾危之輩不可言士士則有德而賢有才而能者而賢能非大過人者亦不可言士士則才德異衆而為俊為傑者也當今天下如此之士往往高舉遠引不願出立諸侯之朝此豈士之甘自廢棄漠視斯世乎無他國有賢而不之尊有能而不之使有賢能之俊傑而不得在位則天下復何望乎此所以咨嗟太息而願以巖穴終耳若先王之朝未嘗徧天下以搜羅之但於吾國之賢者無不尊禮之而極優崇之禮能者無不器使之而有各當之施俾為俊為傑之賢能皆得在輔弼之位以行其道在百司之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

位以展其長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倖位不特吾國之士悅之將天下之士聞之皆悅其知人善任而盡願爲之臣有不願立於其朝者乎非故效媚兹也爵使在位自有以動之耳民望之心得則商旅農氓之心何勿得然而君未各盡其動之之道亦未易得之也通財用者商也而今之商往往望其市而裹足不前得無治市之道未講乎市之爭者治之以法而又廛之甚且征之宜商之視爲暴國耳先王之於市也不然其市而逐末者衆則量取其廛賦以抑之並不征其貨其市而逐末者少則僅以市官之法治之並不賦其廛則輕財惠商不特吾國之商悅之天下之商聞之皆悅吾厚商有道而願以其貨來藏於市矣往來無定者旅也而今之旅往往望其路而左道以避得無治關之道未講乎關防姦宄法嚴譏察而又征其出復征其入宜旅之視爲畏途耳先王之於關也不然異言者察之而其財貨

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

勿問異服者稽之而其貨物勿征則有以禦暴而不爲暴不特吾國之旅悅之天下之旅聞之皆悅吾柔遠有道而願留遷徃來於其路矣若田野農夫以耕爲業而今諸侯之野農人裹足矣無他其稅斂重也先王則制爲井地什一而征但籍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履畝以稅其私田取者寡而留者多悅之者豈止吾國之農哉天下之農皆悅吾薄斂之仁而耕於其野之願生若遷徙之氓以廛爲居而今列國之廛流離多而返歸少矣無他其爲罰濫也先王則懲游手游食無常業者於野居則有一夫百畝之稅之罰而於廛居則無地可耕非民之惰故無夫征於野居之宅而不種桑麻者則有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之罰而於廛居則無地可種桑麻非民之惰故無里布之罰罰不濫而廛得安悅之者豈止吾國之民哉天下之民皆悅吾愛民之深而來爲其氓之願切是亦豈商旅農氓之獨私於其君哉其

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

君之政有以感之耳則此五者之政眞得人心之善道也今天下之士也商旅農民也視其君如仇讐而猶有相敵者不行此五者耳即有行之者亦大抵修其具文無其實意而不信能行之耳苟七國之君之中於此五者奮然見之施行而一一本於實心信能尊使在位惠商柔遠薄歛厚廛也則鄰國之士民凡已被其澤與未被其澤者皆仰而愛戴之若父母矣仰為父母則民即其子弟使鄰國之君率驅其子弟以攻伐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於事而得勝者也來蘇致望孔邇與歎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前途倒戈簞籠來迎歷有明徵如此則行王政者自然到處臣服而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乃奉行天命之吏也順天恤民之國固得奉天命德之意以興之存之逆天害民之君亦得奉天討罪之意以廢之亡之而王天下矣然而或猶疑其不王者決未之有也不然則吾國之民先不父母

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之而仇敵之矣況在鄰國況在天下又安望其能爲天吏以致王哉信乎欲得人心以無敵者非信能行此王政不可也唯世主其圖利之

此章見人皆有不忍之心而不可不充意首節通章之旨次節言先王有之無待於擴而自無不充以下三節就今人發明皆有而惻隱節揭一端字即已伏下當充意人之有是四端節反言不充之害以起下節亦見當充意末節實言充之之功全重知擴兩層不察識不能擴不力擴亦不能充惟其皆有故要擴充究以皆有爲主腦人字對先王看皆有就感觸說而所以皆有則在賦畀包衆人一人說先王節見人有而喪之唯先王有即能達之斯字見自然意下三句言以心行政之易運掌不作效說把先王作榜樣以引人非贊先王下令人對針先王乍見入井此心最眞切顯著故舉以明皆有非拘定孺子說入井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感而

即偶現一端而全體皆見若內交三項則轉念成假豈是本心由是節反言以決其必有非是斥其非入下三項須從惻隱側出蓋仁統四端有則俱有耳四端是情仁義禮智是性情本乎性正發明皆有處但發於一事止有其端所以要充尋端竟委體用具足故人人能充又喻以四體見關切於人缺一不可正示以當充意自謂不能不止就為臣者說合上下在內兩不能尚在不能行四端上說未說到充諸政事至下節始言之知擴而充就方知去擴充說苟能充承知擴充來用功久之遂能然也一是用功之始一是用功之成矣字文勢不斷一氣趕下不能充反言以決其當充不與能充對○孟子曰今天下之人由父母至於四海孰不願有以保之而舜虞其保之之難以為非我所能為也而其實初無難事人人能之只在一心無不具足耳天下不得生養安全者皆由君上之忍而豈知人心本無忍

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
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
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
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
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
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而但有不忍者乎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凡可悲可憫之事觸於前而好生恐傷之情便動於中卽是不忍人之心此固一人隨遇而有之人人皆具而有之無聖凡古今之殊也但人有是心而私欲閒之故不能達之於用唯先王則其知生知不待察識其行安行不待擴充故此心全體周流隨感而應一無遏抑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而爲養爲教悉舉行矣夫不忍人之政所以治天下者也政有多端天下甚大治之似乎甚難而本之心而自足則不竭之藏任人取攜何患其難吾見先王以此不忍人之心行爲不忍人之政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卽已生養安全無不治乎其治也直可如運之掌上之易可見人具此心有此妙用心體既與先王無異則亦何難如先王之見之設施而人顧疑之以爲吾心未必如先王之皆有不忍人之心是豈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吾之所以謂之者詎無據哉蓋嘗驗之於今人實驗之今人之得於乍見者矣蓋是心於今人本處暇而無不具而唯發之於猝者爲更眞亦處常而無不足而唯動之於變者爲更切不見夫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乎忽然一見慈心勃發駭然驚怦然動而爲之怵惕傷之切痛之深而爲之惻隱此固無論賢愚而皆有之者也發之最驟無煩思慮亦發之最眞無容假飾若謂是怵惕惻隱之心乃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而然所以要求名譽於鄉黨朋友而然不則或惡殘忍不救人之名聲思避之而然則是轉念之私後起之欲而並非乍見時之所有也蓋倉猝之間天機自動不假安排一片眞誠人人具足此所以謂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耳由是乍見皆有一事觀之而知人爲萬物之靈必有是惻隱之心隨感而發惻隱之心包藏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在內有惻隱則又必有是三者之心隨感而發方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成爲人若使遇可惻隱而無惻隱之心必非人而後可也則知由惻隱推之遇可羞而不羞己之不善遇可惡而不惡人之不善亦必非人而後可也遇當辭諸己之物而無辭之心遇當讓諸人之物而無讓之心亦必非人而後可也遇宜以爲是之善而無以爲是之心遇宜以爲非之惡而無以爲非之心亦必非人而後可也蠢然一物或良心滅盡耳人則必有是四者之心尚何疑於今人之皆有亦知先王哉知有是四者之心而四者之心之所自來亦可知矣則仁義禮智是也人性本有是仁以具於心而仁爲本體不可見遂疑爲吾心未必具備夫仁而不知是惻隱之心即仁之見端處也人性本有是義以具於心而義爲本體不可見遂疑爲吾心未必具備夫義而不知是羞惡之心即義之見端處也人性本有是禮以具於心而禮爲本體不可見遂疑爲吾心未必具備夫禮而不知是辭讓之心即禮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

之見端處也人性本有是智以具於心而智爲本體不可見遂疑爲吾心未必具備夫智而不知是是非之心即智之見端處也蓋仁義禮智具備於中故端發見於外耳向使無是仁義禮智之性以爲根本亦安有此四者之情以爲端萌哉既有此四者之情以爲端萌則循端竟委本屬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可使其分量之有遺乎然則此四端之於人所以應事接物而盡爲人之道固甚關切於人而非可有可無者也非有其一而可或缺其一者也又非物我異量可苟於人而寬於己私於己而遺於人者也吾取而譬之人心之有是四端也猶人身之有是四體也四體效用於身以作萬事缺一不可四端效用於心以應萬事亦缺一不可其關切不相同乎人人有之實人人能之而人顧諉曰吾不能秉氣昏而不能察賦質懦而不能全是不以先王自待甘置其身於不善之地暴棄夫人而同於禽獸乃

無難保者不能克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克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克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

自賊者也或幷誣其君曰是不能非謂禀氣昏而不能察即謂爲賊質懦而不能全是不以先王待君忍置其君於不善之地暴棄夫君之爲人而同於禽獸乃賊其君者也自賊賊君而人甘爲之乎夫以關切如彼交賊又如此人可思所以能是四端矣蓋四端雖具足於中隨感而發然非可聽其自發而自達也惟先王氣質清明不待察識感而遂通自無不知氣質純粹不待推致行必盡量自無不充若今人氣拘物蔽非隨事察識不能盡知非因端推致不能滿量故凡有四端於我者貴知擴而充之不敢自賊去察識此心知夫乍見孺子而惻隱即是仁之萌芽羞惡辭讓是非即是義禮智之萌芽因而推廣之由不忍以達之於所忍由不爲以達之於所爲而於辭讓是非皆然必欲充滿本然之量而後已若此者豈有所難哉人或謂吾雖知而擴之未必即爲吾擴即爲吾充有初鮮終終歸無益奈何而

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五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

不知特患不自知之耳卽知而不力擴之耳若果能知皆擴而充之矣取之內者旣有其至足發之外者又有其精心大力將見四端發越流行漸漸生長機勢迅沛禁之不能遏之無策取而譬之若火之始然燄燄灼爍不可撲滅若泉之始達混混泛濫不可壅塞有不至於充而不巳者此知擴而充之之機勢也人君苟能卽此不巳之機勢而遂皆充之以滿其量則仁義禮智施之四體發於事業雖四海之大足以保安之而無難苟或作或輟而不能充之則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雖父母之近亦不足以奉事之矣大分之有四德合之總歸於一仁而四海之保由於能充父母難事由於不充洵乎治天下不外此不忍人之心也皆有是心者其可不法先王也哉

此章因時君恥爲役之心而警其不仁以勉之爲仁首節以擇術引起二三節申明擇術當慎之故末二節則引之爲仁而示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椁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

是以實功。術字就矢函巫匠推廣言之。即含警時君意。尤重在害仁一邊。夫仁仁字指心之德說。與首節仁字以愛之理言者不同。即一端之仁說到全體上去。上不智是心上一念之不明。就源頭言。下不智則從此一概糊塗。就心與事言。先言不智。醒以是非之心。後言如恥。動以羞惡之心。總以激其擇仁而為意。如恥二句通章要領。如射節當輕敘喻意以補正意。孟子曰今夫仁也者。人之所當求諸己而為之而不可不為者也。為之則仁。不為則不仁。乃人往往不歸咎於己之不能為。而致諉於吾之本無仁。并怨夫人之不肯助吾為。抑知仁者豈吾所本無。而人所能助者哉。亦己之擇術自不慎耳。不見夫矢函乎。為矢人者。原其本心。豈固不仁於函人哉。而其後有仁有不仁者。矢函之術然也。既為矢人。其心即惟恐矢不利而不傷人。既為函人。其心即惟恐函不固而傷人。術不同而其心始異。矢函然。而推

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之巫匠亦然一爲巫而卽利人生一爲匠而卽利人死實非匠人之本心不仁於巫人也乃當其始擇術不愼所致耳故由矢函巫匠推之凡人之擇術洵不可不愼也夫苟能愼則必擇仁而處之顧與人言仁之當擇而處往往不信以爲仁固可得可失而與吾無甚關切者也亦未嘗取孔子之言而思之矣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孔子何故言不擇仁而處便爲不智亦以仁之甚切於人耳夫仁者天之所予爲天地之心爲萬善之長何等尊貴乃天所生成之尊爵也又人之本心無須臾之離無人欲之危何其安穩乃人所自有之安宅也非天所予非人自有人得禦之或疑其難爲今則莫之禦而竟不仁自有而自棄之棄至尊必處至卑舍至安必蹈至危是非之心何在非不智而何孔子之意蓋如此故爲人戒之耳彼擇不處仁者得毋謂吾心縱失其尊安而吾身尙不失其尊安乎當不其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

然吾見即一念之不智而昧於擇術固所由以不仁而不仁則物欲日蔽本心日昏事事糊塗益以不智矣因之罔識節文而不循理無非傲僻罔識事宜而不當作事顛倒而禮義盡喪吾無德以服人必致人之卑賤則彼有德有力者皆尊貴於我而足以服吾直是人役也夫既不能自強而爲人役乃又不安分而恥爲役焉是猶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奚能免於恥哉此所以擇術當慎也不慎而恥亦徒然然而其心猶可用也不恥則羞惡喪而一無激發如恥之則必思求免於人役以去其恥而去恥之道無他莫如反其所爲不仁者以爲仁而已蓋不甘爲卑莫如擇尊者而爲之不甘爲危莫如擇安者而爲之能爲仁則明於擇術而智所處當乎天理之宜而義亦全爲仁不敢過不敢不及而禮亦全矣而爲仁之功何如夫仁者之爲仁如射而已射者之於射必內正己之志外正己之體極其

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

審固而後發矢如是而發則必中卽不能中初不怨人之能中而勝己者惟反而求諸己內志外體之有不正而已矣爲仁者其心力亦專事事如射者之反求人欲未盡去反而求之必己所以去之者尚未斂天理未盡復反而求之必己所以復之者尚未勤如是反求而尊爵安宅有不全於吾者未之前聞將見吾可役人矣何至爲人役哉時君其以擇術爲鑒而深思夫孔子之言以自勵於己可也

此章明聖賢樂善之誠其量愈進愈大以勉人法聖賢也由禹取善以成己舜取善并以成人雖遞進而上皆是贊詞不可豈評論優劣語子路只重喜上喜重得聞而改上禹重拜上拜亦本好之來大字冒善與人同善與人同又冒舍己樂取并與人在內而舍己便是從人從人卽是取人又串看重一樂字而樂字又根於舍字總是一忘己忘人的念頭同善之善字以天下

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公善言不可作舜之善取人內自有擇中用中之事非全無把柄只靠人作事也與人爲善是舜本無心乃取人中所自致之理君子泛指聖人不專言舜大字雖就與人說實與前大字關照總之喜告亦是舍己亦有取人意拜善亦是取人亦有舍己意而大小不同者卽在有心無心之間舜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并喜拜之迹俱化矣○孟子曰天下之善無窮而進善之量亦本無窮在乎吾有樂於慕善之心而竭誠以相取則由淺幾深由小及大其量可以無所不至不觀子路夏禹大舜其人乎過者善之反也人往往有過而不知卽知之而不能改設人有以過告之者必怒形於色則過日積善日損矣而子路不然雖不能無過然往往喜人之告之彼蓋深知過之爲累於己而告則我得聞而改之豈不可喜喜改過處卽是樂人善處勇於樂善如此可謂誠矣善而在言猶善之虛者也人往往忽之而不之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

受卽受之而未必肯屈己以受其孰肯一聞於耳而卽拜受其賜則善言不至爲善無資矣而夏禹則不然無聞則已聞則必拜禹益深知善言可以修己可以治人焉得不拜其屈己處尤是樂人善處禹之取善益進於誠矣然而善與拜其心雖誠尚屬有心爲之猶存人己之迹雖能成己之善而其量未爲甚大若大舜則其胸襟度量更有大焉者何大乎爾蓋善私之己則小公之人則大覌善本公理乎舜故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之人而與之同之爲人之所以不能與同者人己之見域之也己有善則自以爲善而不能舍人有善則非薄夫人而不屑取人己之畛域不化則爲善之分量有限矣舜則並不先立一己見繫戀之心悉化而自不覺其虛心以從人旣不知善之在己偶焉一見夫人善則勉強之情不形而不覺其挹取之甚樂又忘乎善之在人人己爲一合同而化此豈善與人同者乎且其樂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善非但一時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舜蓋深知善無處不有何論朝野善無人不可取何分尊卑故虛心採訪斟酌化裁始終如一也不見喜色而視有喜色者更深無勞屈已而視能屈己者彌至其樂善益進於誠固見其善量之大矣然而又且有進於是者原取人爲善之心止欲以善其己而已何嘗有助人爲善之念哉然吾今即其心而推其量則取諸人以爲善豈特能以善己并可以善人蓋人誰無樂善之心爲善之力乃人有善而不之取則天下爲善之心以灰而力亦怠惰不前舜今見有善而即取之以爲之於己用之於世則天下皆知爲善之可樂爲所取者固益奮鬭焉而不容已不爲所取者亦將幡然而大變皆相勸於爲善矣是與人爲善者也非有與之之迹謂與善相感天機所動鼓舞自生若舜開其迹而與之進闢其門而與之歸也夫至與人爲善則成己并以成物較之僅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能成己者豈不更爲闊大故凡君子爲善之大莫大乎與人爲善旣泯舍取之迹又妙兼成之量此所以謂大舜爲更大於子路與禹也可見善量本無窮而樂善者亦當與爲無窮必如子路與禹而更極之於舜焉其庶幾也哉

此章爲誦法古聖而失其至中者示以所由之當愼故夷惠而評其弊非貶夷惠爲由夷惠者慕清和之美而昧清和之弊倣清和之似而失清和之眞則必至於流爲有弊而無美蓋在夷惠非隘不恭無以成其爲清和在由夷惠者學清和勢必至於成其爲隘不恭言外有由中必法孔子意敘伯夷一節嚴一節方見得有隘意敘下惠一節寬一節方見得有不恭意其病根全在不屑上時中君子天下皆我一體何忍不屑論夷尹惠章處處各別養氣章只明不同道割烹章只辨不要湯集大成章方是說淸任和名實章爲趨一百世師章言能興起人此只要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
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屑趙
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
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
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
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
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

說出隘不恭不由不是斟酌於不由之間言外自有中正之道
在○孟子曰人之持身處世爲嚴爲寛自當隨時處中不可即
於一偏而至有過嚴過寛之弊若伯夷其惡惡也甚嚴擇君而
事非其可事之君必不肯事之擇人而友非其可友之人必不
肯友之蓋惡其惡也惡人不但不臣事之即偶然立於其朝亦
斷不肯不但不交友之即與之言亦斷不肯焉若一立於惡人
之朝一與惡人言即如以朝衣朝冠之尊貴而坐於泥塗烏炭
之中必不能甘也其惡惡之嚴如此吾爲推其惡惡之心莫說
直是惡人即思與鄉里常人並立又且止於其冠不正之小失
禮亦將望望然遠去之竊其心若將有所浼於吾而吾亦爲不
正容之人也爲是恐浼之故又不止鄉人假使當年天下諸侯
有慕其高節雖甚委婉謙恭以善其辭命至於夷之前以求其
應命初無少失禮矣而彼亦必不受也不受也者無他是亦其

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視今之諸侯皆非其君皆惡人之朝若受之則不屑之甚而浼我矣故不以爲屑而就之也已耳其待人之嚴如此至柳下惠則其待人也甚寬矣昏汙之君人羞事之而彼則不然小末之官人卑賤之而彼則不然其進而爲小官以事汙君也人多苟且塞責以隱匿其賢能矣而彼又不然必盡心供職以其直道而行直道不行之世必至見嫉而遺佚之人情必怨人之不明且公而彼不怨淡然相忘遺佚則必至日甚而阨窮矣人情必憫己之貧且賤而彼不憫怡然自得其出處之圓如此故其自言與所行如出一轍嘗曰世人必分爾我之見視人之無禮皆足以浼我而不知其實各自爲人爾爲爾而不可以爲我我爲我而不可以爲爾爾雖袒爾之裼裸爾之裎於我之側至近也亦焉能以爾之無禮浼我之有禮哉惟視人皆不能浼己故常由由然自得其得與人偕處絶無一岸異之心而中自有主其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旣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舉動仍不自失其正焉雖其欲去之時或有人爲之攀援其身而留止之而彼卽順其援而卽止其援而止之而卽止者無他是亦以吾身自正人不能浼而不自失自在則卽不去亦未嘗不屑何必以去爲屑故不屑去而已矣其待人之寬乂如此孟子旣敘述二子之行從而評論之以示人曰夷之行極其清潔惠之行極其寬和皆皎皎卓卓不可及者也後之君子仰慕其行得無將由之乎然吾究而論之夷行雖孤高顧懼人浼己至於一概無所含容其守未免太覺狹隘惠行雖圓通顧和光同塵至於一味玩視斯世其心未免太不恭敬隘與不恭非聖人中正之道也在夷惠非此隘無以成其清非此不恭無以成其和使後之君子而由之則其偏陂將更甚勢必但有其弊而無清和之美矣蓋爲學取法乎中尚入於偏而況卽由偏乎故有志之君子於此二子之行非不重其爲人而其自修則斷不由

之也夫不出夷惠則其所宜由者從可知矣欲爲君子者其得所宗主而可哉

四書一貫講

同里陸稼書、陸蒿菴兩先生鑒定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孟子卷之二下

常湖顧天健惕承著

此章言欲用戰以得天下惟在得人心以立天時地利之本則常操勝勢方可言戰專爲當時徒務戰而發首節爲綱下四節申明之只重得道者多助一句而歸結在末節域民三句非申地利只引起人和助字是翊戴意主平時言人和內便含得道意非又推人和之本在得道道不外仁育義正意順之主心言未指身歸天下順就多助而極言之非又出多助外也天下所順親戚所畔俱指其君言不指民言孤虛旺相盖五行當令者王我生者相尅我者孤生我者虛如春木旺則火相金孤水虛均可類推○孟子曰今天下人君皆務用兵以求戰勝矣吾且無論兵戰非聖王之所務即以用兵言亦自有用兵之本在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値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不可徒務其末也吾爲統本末而計之其要蓋有三焉天時地利人和是也乃當時用兵者但知天時地利爲務而不務人和是謂人和反不如天時地利也又或務天時地利而亦知人和之不可廢是視人和等於天時地利也而不知是皆不善用兵以求必勝者也自吾論之天時雖一用兵之助而實不如地利之差爲可恃地利雖更爲用兵之資而又不如人和之大爲可據人和任而地利且不足言況天時乎何以見天時不如地利吾且以攻者驗之彼有城焉僅三里城外有郭焉亦僅七里此固至小而難恃或有敵人環而攻之而竟不勝夫環而攻之則曠日持久之下必有得干支旺相爲天時之善者矣使天時而可恃何難制勝然而終以不勝者是天時之虛而難據猶人與吾共之不如城郭堅固之實而可憑且爲吾所獨得者也何以見地利不如人和吾且以守者驗之守者城欲其高則敵不能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登池欲其深則敵不能踰兵革以衛城池必堅利始可殺敵米粟以實城池必多積始可餉士乃今非不一一然也則地誠利而似可恃矣然守此城池之人而心不和合則敵人一至即畏死貪生委棄此城池兵革米粟以與敵人而逃去之誰得而禁是地利特有形之險必須人以守不如人和乃無形之險無籍地之利也以此觀之三者之中惟人和爲重矣故人有曰人君欲限域其民使身無他適不全以封疆之界欲固守其國使敵人無望不僅以山谿之險欲威彊行於天下使無不臣服不僅以兵革之利只看人心得失何如耳平日誠能育民以仁正民以義是謂能得人和之道者則人心和順相與翊戴而助之者多若平日虐政以殘民邪行以亂民是謂失人和之道者則人心乖異相與嗟怨而助之者寡寡助而未至巳不可若到至極之處則離畔之者豈特疏遠之人將親戚亦然助而未至巳可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

恃況到至極之處則順從之者豈特一國之人將天下胥然矣如是而乃可用兵以戰矣今天下人君日用兵以戰而終不能勝即偶焉一倖勝之不能必勝者何哉大抵在己則皆親戚所離畔之人而不能爲天下所順從之人耳若有一人君果能以吾爲天下所順從之人而爲民請命興仁義之師以攻彼親戚所離畔之人如是則有未交鋒而不戰則已若一戰則前徒倒戈簞壺以迎自然所向披靡翕然歸附而必勝之矣隨地可勝何必險固隨時可勝何必旺相此豈爲者於用兵以求戰勝者也以視彼沾沾於天時地利者不亦相去之甚遠也哉如不如之間世主可以知所審而處之矣

此章總爲不能撻疾之意於齊王而乃詳明不可召之意於齊臣見孚其君以大有爲正是敬王之極處其不應召皆因君不可召臣適重故將大有爲二句尊主賓師之臣言不然可召

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

矣孟子辭疾非欲相稱正示以不可召意不明告丑弔後不歸宿家皆爲無由達此意於王之故內則二句重君臣邊尤重臣敬君邊陳堯舜之道即指仁義大約是講明正心誠意之學治國平天下之理非止把堯舜幾件事幾句話來說之謂論召亦以父子例君臣欲重其築以壓倒孟子意未爲不是所差只在以臣禮律賓師耳富爵四句謂雖兩平其實見仁義超富貴之上非僅相當而已故下曰何慊或字不是疑詞乃從上節臣敬君常禮翻轉看出君敬士之禮故作宕句醒出道字來隱見賓師之不可召意下天下有達尊七句申明之惡得二句暗指齊王來召且莫明露慢字緊對王之敬子句其二止重德齒只帶言玩一將字見君之有爲全有於臣又見將然故不召大有爲舍下王霸曰必有者實能識得此人敬得此人是他自己心上有之耳謀即大有爲之謀就之正不召之實即下學焉意道得

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

於心爲德德散見於一身萬事則爲道德超萬有故可尊道濟天下故可樂臣字是委任意非卑之也重在學而委任亦不可少止待以賓師是并未能臣之也湯桓兩証文雖平列而意則側重觀下節可見今天下節對上節反言不爲管仲句雖尚泛言而已不可召節寓其中○人君之於賢也其道德微者則臣役之其道德盛者則賓師之臣役之可召見賓師之當就見方爲無慢而致敬可以大有爲而成王業孟子在齊非受祿而守官者乃不受祿而位居賓師者也則齊王何可召之見即或有召孟子斷不可自輕而往見此一定之道在齊王誠不可遽以臣禮待之而在孟子既賓於王之朝則君臣之禮亦情不容恝故其時本欲整備將朝王也乃王竟不知使人來託詞以召之曰寡人如其初意本欲躬來就見夫子者也不意適有寒疾若冒風而出則疾將益甚故不可而不能如其初願但風雖不可

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而由宮至朝地近而可無風患則視朝之禮何可因小病而廢故朝將仍視朝也視朝之際國政般繁夫子不在則得失利害與誰諮謀故寡人想見夫子之甚特布腹心不識夫子可枉駕一來使寡人得相接見以商確治道乎孟子知語雖委婉而實託疾召見以自尊大而屈慢我也若順承其意而造朝則爲自輕無行道之望矣故權詞以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蓋亦託疾以動王使自悟其賓師之不可召見也而居家不出則無以聞於王即出而太遲則王即聞之亦無由悟其非疾故明日即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不知其故問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王必聞之明知昨之托疾而拒王命失臣禮矣雖夫子必自以爲可而行之而或者不無疑之無乃不可出弔乎曰昔者疾不造朝今日愈自可弔如之何而不弔亦權詞以答而不明告以故者以告之而亦無由達此意於王耳使者返後王信爲眞疾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

即於明日使人來問安并使醫人來館舍以看治孟子之疾斯時孟子雖出而其弟仲子在館恐得罪於王不敢直告以出弔之事巧為彌縫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今僅小愈恐王懸望而力疾以趨造於朝不識能至朝抑否乎如此虛詞又恐失信得罪於王乃使數人要截於路曰請必無歸而趨造於朝夫問疾醫來正可達齊王之機仲子如此彌縫則孟子本意終不得自欲造朝既斷不可竟歸亦不可孟子此時之心其得已乎不得已乎於是轉輾躊躕必思一可以達王之術因之齊臣景丑氏就宿焉景子知就宿之故可以轉告於王開悟其主矣而孰知孟子之心門人不知其弟不知并景子又不知也反責之曰凡人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乃人之大倫也父子情親其道一主以恩君臣分嚴其道一主以敬勝以君之尊且要敬臣況以臣之賤而可不敬君乎今王雖中主

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

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

子之君也子雖高賢王之臣也乃王之待子居以雪宮而授餐時勤隆以客卿而禮貌備至子之待王則巍巍藐視不無陵轢巖巖氣象罔近人情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孟子驚嘆曰惡是不敬王之言何言也我豈不敬王者哉子亦未知敬王之道矣敬王不在奔走承順之文而在忠言以誨主故爲臣者自當以仁育義正之道與王言今汝齊人無有一人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歟夫言本於心心切敬王自能盡言以尊主今齊人之心不可問矣吾因不言而推其心不過曰是昏庸之主但知有功利耳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滿懷輕薄一味慢侮則不敬莫大乎是矣若我於平日所以陳說於王前者莫非堯舜仁義之道如有一非堯舜之道近於世主功利之所爲卽悚惕於心而不敢以之陳於王前是蓋以聖帝待王乃尊君之至其爲敬莫大焉以視齊人之以凡庸待其君者造

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甚故齊人莫有如我敬王者也未見敬王之言誠何言耶景子曰子以仁義告王爲敬此言近似有理而實否也以仁義告王遂盡敬之道乎吾謂子不敬王者非不與王言仁義之謂也觀之禮而可見禮曰子承父召則有唯無諾臣承君命之召則不俟駕車而即行是急趨君命者乃臣禮之當然今子固已將朝王也及一聞王命之召而遂不果決宜與夫不俟駕之禮若有不相似者然抗違君命妄自尊大矣子之不敬蓋謂此耳孟子曰以吾不赴召爲不敬子言則如是是特小節耳而吾之不赴召自有遠大之見豈謂是沾沾小節與禮相似與不知其故請看曾子之言曾子嘗曰晉楚大國之富誠不可及也然彼所挾持者在富而我所挾持者在仁仁統萬善不啻富也且彼之富得自外來可得而亦可失我之富生於固有常得而不復失則富更過之矣彼挾持者在爵而我所挾持者在義義超萬物不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

爵貴也且彼之貴出於在人不免見屈於有道我之貴本乎在天常自獨伸於有位則貴更過之矣吾何所不足於彼而慊然自失哉夫世人但知富爵耳而曾子言之獨伸仁義於其上人得無疑其言爲偏僻之見而不合於義理乎抑知曾子大賢豈有不合於義而肯言之是各有挾持而無歉之言或自有一種至當不易之道理在其間也其道何如蓋通天下所共尊重者有三王侯之爵一可尊者也耆老之齒又一可尊者也履仁蹈義之德又一可尊者也此三者雖皆爲天下之達尊而尊之實各有其地不相兼也爵尊於何地則惟朝廷是朝廷之上君臣分嚴一人端拱百官拜稽雖有年高德邵者亦恪守爲臣之分而不敢與之抗則尊莫如爵非朝廷則尊不行矣齒尊於何地則惟鄉黨是鄉黨之中父兄所在長者居前幼者居下雖有位高德備者亦恪循子弟之禮而不敢與之衡則尊莫如齒非鄉

受教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黨則尊又不行矣若夫輔佐一世而致治安長率萬民而成教化則爵雖尊而權勢不足以有爲齒雖尊而老成亦安能以身任是必有德之士方能當之此時老成避賢而讓君公降心以從誠莫如德已曾子爲是之故故以爲無歉於彼則其言之豈非正道之所在而合於義者乎然則人君而不欲資德以輔世長民也則已如欲然也惡得有其尊之一尊而遂欲以勢凌之輕慢其二齒德兼隆之士哉子亦可以識吾不赴召之故矣惟有一不得慢二故從來將大有作爲之君必有所不可召之臣以極致其尊禮如於國計民生之事欲於是臣謀之則必往就館舍而見之其必就謀而屈己下賢者凡以尊其德也吾不能得道於心而彼能得之足以爲我儀型自當尊崇之如是凡以樂其道也吾不能有德自不能知道而彼能知之足以匡濟生民自當慕樂之如是若不如是有謀則就則有尊德之文而無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尊德之實有樂道之名而無樂道之誠將自驕以勢者必求臣以諂諛不用言不從而不足以大有爲矣此大有爲之君所以必不召有德之臣而以道自重之臣亦必不爲之召也抑未之信只看古時商湯齊桓可見湯大有爲之君也湯知其故故其於伊尹始則必師事之以受學焉而後卽從而大委任以臣之湯之尊德樂道也如是則凡大有爲之事既得於啓沃之有素且資於斡旋之多方故湯不勞而成王業桓公雖大不如湯然亦可云大有爲之主也桓知其故故其於管仲始則必師事之以受學焉而後卽從而大委任以臣之桓之尊德樂道也如是則凡大有爲之事亦得於啓沃之有素亦資於斡旋之多方故桓不勞而成霸功霸者且然而况王乎今天下之人君擁地數千里既相醜也德教盡卑卑又相齊也莫有一君能相尚乎衆君者既不能致王又不能成霸無他以其皆自恃其尊貴之勢

〇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而不能尊崇道德之儒奔走承順爲我所教令者則好臣之而責難陳善爲我所受教令者卽不好臣之故也無不召之臣何自大有爲耶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兢兢奉事不敢召之來見其不敢召者以二人固不可召者也夫伊尹道高德盛其爲不可召固也若管仲有何道德大不如尹似無不可召而乃且猶不可召况其德其道素備於己鼻管仲而不屑爲者反可召之乎則吾之不應召者只因王不敬我耳非我之不敬王也景子聞言必告之王令而後可相與以有成矣而乃終不能學焉而後臣之臣非其臣君非其君致令輔世長民之賢不得一展其長而齊王亦終蹈於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之主可不惜哉

此章見君子辭受惟視乎義問答皆爲齊發宋薛特借以形容之須抑揚重辭上蓋孟子偶過宋薛原不望行道况兼有詞齊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

贐送行者之禮也

實望以大行餽卽有處尚爲末節况又無處大拂其心矣而子告以是者以臻屑屑以多寡是非爲較故第就有處無處言之耳臻意中不見有義字故但以辭受之迹論是非居一之一指非言未有處全重自家說與上戒心遠行對看是貨之也與上兩辭曰對看焉有君子句與上予何爲不受對看○君子至人國本爲行道非爲餽遺計也至不望其行道則但論餽遺然亦正誼明道動必以義而斷不爲利所動乃齊大國本可行道則不必論及餽之有處與否矣宋薛小國無望行道方可以有處無處論其餽而辭受因之此君子因時制宜之道陳臻從學已久奈何不知此義而屑屑於辭受之迹論是非也曰辭受者君子之大節君子操行有常方有是而無非乃臻觀於夫子竊有疑焉前日於齊王餽以兼金百鎰而夫子不受則槪無可受者矣乃今於宋餽僅七十鎰而反受於薛僅餽五十鎰而又受同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爲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則必有是有非於其間將以前日之不受爲是則今日之受未免傷廉爲非也將以今日之受爲是則前日之不受未免矯節爲非也有意好賢而故卻之不幾厚於宋薛而薄於齊耶夫子必居一非於此矣孟子曰子勿拘拘於辭受之迹也君子辭受無常惟義之歸吾之受固適於義而是吾之不受亦適於義而是也安有非哉何以見受於宋薛者是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於他國之舉考之禮遠行者其交遊必有贐以資途費故宋君遣使致辭曰餽贐餽能以禮卽義有可受矣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適有戒備不虞之心夫賢人在國君當周濟保護薛遣使致辭曰聞戒故因其爲備兵之資而餽之於義亦有可受矣予何爲不受汝但知受於宋薛者爲是而猶未知其是者在皆有處耳以禮相敬患難相恤俱是以道相重處而非以貨相交也君子所以鑒其誠若於齊旣無遠行

無適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戒心之事其外又無所稱名則我實未有以安處此餽也無處而餽之是特啖吾以利而貨之也衆人或以爲利動故可以貨財籠絡而取致之君子則但知有義而不知有利久矣世之人主爲有可以貨結其心而取之者乎我之不受爲此何可爲非故曰皆是也今而後爾於辭受無拘其迹而因時制宜以推之可爾要之孟子但以是非爲辨故謂齊爲無處而其實道不能行即有處亦豈其初心哉

此章責齊君臣當各盡其職無非爲民請命至意以兵例臣使自悟其罪不容諉之君罪在不求不在不去欲其爲於不得爲之時援臣諷君使自悟其罪不得諉之臣罪在不能令臣求欲其行仁政以率臣而責臣總以責王救平陸即以救全齊故通章精神即在爲王誦之一句牛羊一段意思已含在失伍內因其諉過故又申責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主治因設之臣以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輔治無非欲發政施仁以恤民使民無死散之憂而後君臣交盡其職乃戰國時君不恤民臣不爲君以恤民民之死亡者衆矣豈特齊臣豈特齊之平陸孟子目擊心傷思有以救之因爲責其臣因假責臣之言以儆王而爲民請命焉故一日之平陸謂其大夫孔距心曰凡事各有職守不可踰越設子之持戟之士於行師之日一日而三次離失行伍則子於此時其以兵法戮去之抑縱之否乎曰失伍離次罪在必誅一次且不可宥何待於三孟子因直詰之曰士有行列士之伍也臣有職守臣之伍也既明於人必明於己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如士之多矣其失伍之多何在在聽民死散者是臣職在牧民今遇兵疫之凶年荒歉之饑歲子平陸之民老羸轉於溝壑而死壯者流散四方者共有幾千人矣牧民之責何在豈非失伍實多乎士失伍而難逃國法子失伍而獨可寬耶何爲不自省也距心曰此民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

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之死散。夫子以之責距心。距心非不心焉傷之。然欲發粟散財以救之。必距心之所得爲者而不爲。方可任其罪。無如倉廩王之倉廩。距心職在爲之守。不得爲之發也。府庫王之府庫。距心職在爲之司。不得爲之散也。非距心所得爲。不得已而聽其死散耳。失伍之罪自有所歸。夫子責之寃矣。孟子乃設此例以曉之曰。子無以不得爲諉也。例以持戟之士而不悟。吾更例之牧牛羊者。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於此。則必爲此受牛羊之托。懇求其牧地與爲芻草之需。在主人固不得辭。而牧養之資可得矣。夫不求罪固難逭。求則必得。然求則吾爲政。得則彼爲政。則求而不得者亦有之。爲牧牛羊者於此。豈以旣求而遂盡其職耶。則當此時。將爲無可牧而反諸其人乎。抑聽其無可牧而立而視牛羊之死與。夫求而不反。則爲立視其死而已。負失牧職之罪。況不求而立視其死。如子之牧平陸之民乎。爲

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臣者安能盡如不求而自得芻牧者以爲之唯不得而必欲求得乃可告無罪耳於是距心惕然省悟曰此民之死散非王之不付以芻牧實距心不爲王求之不免立視其死罪誠難逃也然距心雖知罪而未必能以是進諫於王使王亦知其罪則孟子爲民請命之心終無由得遂矣於是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衆矣其賢否臣不得而盡知矣[illegible]者僅五人爲五人之中求其爲都而有功者少大抵皆不盡職而有罪者然有罪而知其罪猶勝於不知其罪者此則有一人焉唯平陸孔距心於是以己所以責距心與距心所以始諉責而繼任責者一一爲王誦述之並不添一規王之言而其實所以規王者已至王聞之遂自責曰人君職在養民臣不過行君之令今百姓失所如此臣失職又如彼皆寡人平日不能薄賦輕徭臨時不能與發賑窮之罪也於距心乎何尤承夫子之教今而後寡人真自悔矣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夫一責備一誦述而使齊君臣皆引罪不追孟子雖善引道去而終不能見之施行亦何以慰孟子為民請命之心哉

此章見進退各有其宜不得援去就由官之臣律去就由道之士雖上二節叙蚳鼃下三節叙孟子而總以孟子為主重進退綽綽二句今既數月句只激之使言非激之使去言不止刑罰而以刑罰為主進退微側退邊有餘裕只是可以從容意與上二則字反看彼則急迫無轉身處此則較寬緩得些即是有餘裕蓋終須去耳○士君子立身處世進退之間自有一定道理不可游移觀孟子然當其未為臣而為行道計勢不得不委曲以行權庶幾道有得行之日即不行而於吾心始無所歉如亦拘守常法一言不用而即去與有官守者一轍則道終不得行即為道之心未至矣故為道而不行權與居官而不守經俱非也孟子能行權者蚳鼃不知守經者也孟子自為之餘兼以為人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故一日謂蚳鼃以微之曰人臣進退唯君所使王既命子爲靈邱長即當守靈邱之官乃辭之而自請士師不遵王命而唯意所求有違臣道其迹殊非而我爲之畧其迹而原其心殆亦近似有理也其心爲何靈邱遠於王無以匡救王失士師近於王時得彌縫其闕盖爲其可以言也凡政得失可言刑罰中否更可言則當朝拜官而夕奏疏矣乃觀望至今亦既數月矣豈此數月之中朝廷無闕事刑罰俱得乎抑時日雖多猶爲不久故未可以言與殊大違當日辭彼而請此之意矣了何不自猛省而甘自速官謗邪蚳鼃因此感悟乃進諫齊王以盡事君之忠而王竟不用其言遂還致其爲臣之職事而去以盡守己之義此可謂得進退經常之道者矣然藉非孟子爲之何能若是吾知齊人必灑然動色誦義勿衰矣而不意反以是爲譏議也曰吾竊有異於孟子人必先自爲而後可以爲人今孟子獨不然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

其於蚳鼃當言而激之使言當去而激之使去旣盡臣道又不失臣節所以爲之者則旣善矣爲人謀則自爲必更善乃在齊而道旣不行去又不決反不如蚳鼃之能諫能去則吾不知其所以自爲者何在也苟於人而寬於己其何以自解於物議乎齊人此說雖似頗知去就之道而實昧於各有所處之地公都子知此意宜卽爲孟子曉喩之乃默焉無辭僅能以告孟子曰君子進退有常道有權宜不可一例而論吾聞之也人臣分理職事有官爲守者則當盡其職君制之而不得盡則致其守以去有言之責者則當盡其言君拒之而不之行則辭其責而去此人臣進退之常道蚳鼃宜然而不然故吾激厲之以成就其美事誠所以爲人若我於齊雖在三卿之中而不受萬鍾之祿旣無官爲守又無言之責也去非懟置不去非尸素則我之或進而留或退而去或進而仍不異於退或退而尚不忘夫進人

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之權詞以答非正意恐蹈薄道耳○自古君子小人不容並立

不得以人臣之職事責望於我我無容以一身之去就受制於人何必急急焉以自恤沾沾然以遺世豈不綽綽然從容寬展而有餘裕哉齊人安得以蚳鼃律我也乃知孟子一身非僅一官一職之係世道於此卜盛衰人心於此卜治亂固有進之不能退之不可不得已而且立於進退從容之地以俟人主之自悟使易蚳鼃而處孟子之地未必能為孟子易孟子而處蚳鼃之地自必能為蚳鼃守經行權惟其所處而已神明於進退如此孟子真善於自為者哉

此章見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與之同行陽以存忠厚之意不以抗激而拒其共事不惡也陰以維道義之防不以宛隨而假之顏色嚴也王使輔行是欲擡舉王驩不得不一同議論行事是為王驩生色孟子如此處之驩之氣沮王之計亦窮既或治

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爲人君者進君子而斥小人小人猶思乘間以附君子且因以間君子而況可予之以緣受之以意使親君子以寵小人哉乃齊王則異甚孟子爲客卿於齊時王欲借光大賢以夸耀於滕因勢以出弔之事有正使必有輔行王又欲寵蓋大夫王驩乃使充副使蓋明授驩以親孟子之意矣驩會其意而朝暮進見孟子安得不與商議行弔之事而有言乎乃自往至反齊滕之路未嘗稍假之辭色是王雖與以緣而孟子終不使小人得比此待小人之道應然也何足異何公孫丑但知驩之貴而不知其可賤也疑而問曰人或勢分相懸或周旋不久則言有不能盡者今子敖位登大夫而兼攝齊卿其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非頃刻所能至又不爲近矣人情當此晉接之餘言語款洽相得甚懽所必然者乃夫子則直至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嚴嚴氣象峻拒若是此何意也子敖得無無地自容夫子得無不近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人情耶孟子本爲驩之嬖幸故自重其道而不肯褻越何難直詞以喻而非忠厚之道矣故托詞以答之曰使事不治則有可言夫彼有司旣或已治之儀文度數皆得其宜矣予又何言之有哉子何疑焉夫與之共事不已甚而惡也未嘗與言抑何嚴也君子之所謂善於待小人者而終不顯言其故於門人之前其又隱惡之義也夫

此章見人子送終當盡其心然後盡於人心乃通章之綱下得之有財使土不親膚俱是盡心處然須三層安放方得盡字義分可爲而儉固不盡心力能爲而儉更不盡心儉則土親膚至情更有所不能已土親膚雖卽在分力兩項內然則有一且字不妨另作曲折以盡其致末節反言以足上緊抱分力言之不然前喪爲儉親矣總是破他木美句○戰國時墨教盛行反以獨厚其親爲非凡養生送死每欲儉以爲周人地不知親爲一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本非他人所得並故尊養之念本自無窮不可不盡其心不當盡而不盡守分之下此心尚且歉然況當盡而不盡是夷儒道於墨同人道於禽獸也人子何忍爲之充虞從學已久宜知此意而何爲尚有木若已美之疑也當孟子自齊歸葬其母於魯復反於齊暫止於嬴時充虞請曰前日夫子不知虞無治事之才使虞督理匠事當時事正嚴急夫子方在哀痛迫切之中虞故有疑而不敢請問明白今事竣而歸得暇矣願竊有請也棺椁之木堅厚之至若太美者然恐治喪之道得無獨創乎孟子曰喪葬之厚其來久已古而如夏商以前者禮制未備其棺椁尺寸無一定之度隨人意以爲厚薄至中古周公時始制禮其棺從薄至厚定於七寸椁稱之此制自天子之貴以達於庶人之賤皆得用之初無限制非但爲人觀瞻之華美已也蓋必如是之厚然後人子送死之心借此少盡無遺恨耳於此而有不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自盡者或是限於法制分有所不得爲只得安守吾分不可過厚以爲悅於己心或是缺於財用力有所不能爲只得量度吾力不可從厚以爲悅於己心若分旣得爲之而力又爲有財此正人子盡心之時中古以後之人皆用此七寸之棺槨吾獨非人子何爲甘自棄於古人忍薄待夫吾親而不然乎美猶行古之道非已甚也且非特爲分與力也而實以爲此心蓋親不能長存而爲化者已可傷已至木也者親身之所藏庇以爲安而不美則入於土中必至速朽使土遂得以汙其膚何異生存而敗其幃房莞簟而籍地以寢使無得以禦燥濕而避昆蟲等物也其爲痛恨何可勝言故必如是堅厚方能歷之久遠無使土親膚親之魂魄得多安然一日則於人子之心獨無多快然自恔一日乎夫人子之心而得恔於分力寬然之下方可謂能盡其心者故斷斷乎從美而不從儉也世之疑爲已美者無非爲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天下物力艱難亦宜愛惜從儉以備他事之用不知親重而物輕其相懸萬萬若愛惜物力雖分與力所可爲而不厚以送終使士易親膚是以天下至輕之物力而反儉約其至重之親也天下畸人好異殘忍寡情之徒容或有之吾聞之也君子之人則固斷不以天下儉其親者也凡事親者不以君子爲法而顧法畸人殘士乎巳美之疑汝可釋然矣人孰無親人孰無厚親之心孟子此言其心明而其教亦足以維世道人心於千古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

此章見逆天而私擅征伐其罪與蔑王而私相授受同葢燕有可伐之罪齊非伐燕之人雖兩開說而歸重在齊私字是斷王字天字是案上節可字是綱子噲二句申明之兩不得字含天子先公而側重天子一邊有仕下又申明不得句下節亦也是綱下申明此二字只重天吏在仁暴上說仁則能爲天吏雖無王命亦可伐齊則既非天吏又無王命故不勸殺人一段以證

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上當輕敘○從來命德討罪之舉上出乎天下操之王唯作事至公無私之主能爲天所眷即可爲天下王則討罪之權屬之與可屬以命德無異乃自天吏不生因無王者淩遲至於戰國而此義不明於天下諸侯擅興征伐猶將加之無罪之鄰而況於有罪如燕者乎齊何以伐燕因孟子以燕爲可伐也燕王子噲惑於邪謀傳位於其相子之國因大亂齊欲乘其亂而伐之其臣沈同乃以己意私問孟子曰燕國君臣致亂如此可聲罪以討伐之與因據理答之曰可伐何也大凡事物爲我所得主者我可以與人人亦可以受於我若夫燕也者其土地人民分封有自傳授有原在子噲只當守之勿失何得擅以與人在子之只當輔君守之勿失何得擅受諸君不得與受而竟相與受墮先業而姦神器其罪均有所難逃故可伐其所以然者爲與受之皆出於私也吾試爲之設一喻如有一求仕者於此而吾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子喜悅其爲人以爲可與以祿爵因不告於王以俟王命而擅以吾子之官私讓之夫士也宜以其私而辭之矣乃竟妄希吾子之祿爵亦卽無俟王命而擅自私受之夫祿人爵人是人君之權非人臣所得干乃藐王命而私與受則可乎據法定罪皆不免於誅矣夫一官之祿爵較之一國其大小相懸何如今竟亦無王命而私相與受何以異於是仕者與吾子乎上違天子之法下棄先君之傳罪干不赦自宜聲罪致討以明常嚴之國法維一定之綱常其爲可伐何疑孟子此言只論燕可伐非論伐燕之人也乃齊人因此一言而遂去伐燕時人遂以孟子爲勸之伐也有一或人疑孟子何德於齊何怨於燕而爲此因問曰勸齊伐燕有諸孟子曰從未有此事也昔沈同嘗問燕可伐與彼就燕問燕則吾亦第就燕論燕應之曰可伐並未嘗有一言論及於伐燕之爲何人而況於齊使彼知此意則伐燕之人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必不并然之乃竟因而伐之是彼自不問明白輕然吾言而伐之也與吾何與彼如復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吾將應之曰必奉天討罪而爲天之命吏者則可以伐之苟非天吏則與無道之君何異而擅伐之是不奉天而出於私也何可伐試通其類於殺人者而益可見今有妄殺人者於此或問之曰此殺人之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復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必奉君執法而爲士師者則可以殺之若非士師則無執法之權而擅殺之則出於私而反獲罪矣何可殺用刑且必士師而況伐國可非天吏乎今齊能行仁得天而爲天吏乎燕固爲暴亂之國齊貪其土地虐其人民是非以止暴而乃以爲暴又一燕也非以燕伐燕而何使沈同而以齊可伐之爲問我即以此斥之矣既非天吏又無王命何爲勸之哉乃知齊能爲伐燕之人即無王命而奉天討者即爲天下主孟子便將勸之故揖讓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

必堯舜征誅必湯武其道一而已矣私與受而私相伐宜乎燕則召齊之師齊則致燕之畔也哉

此章言古今處過之異以警文過之非明公過爲宜見王慙無可解明從而爲辭見爲君解慙之諂而斥賈無非証王之不仁不智賈以管叔畔歸過周公側重不智一邊兄弟二字對準燕人人字正是過宜之處唯不知見其仁之至何嫌於不智古之君子泛說不指周公今之君子亦是泛說而責賈意已隱寓其中○人君舉動不可有過有過而悔之已無及矣而況藉口於聖人以解之乎故慙者悔之機也乘機而諫猶可補過於將來方爲愛君之忠若獻諂而文必至增過於日後是謂蠹君之賊君子之所深惡也昔齊王不聽孟子燕民不悅勿取之說其後燕人果共立太子平爲王以畔齊王因其言之驗而曰吾甚慙於孟子無以見之也此正羞惡本心不容自已使陳賈因此而

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

諫正之以止其貪心啓其信賢方是人臣之道乃反逢迎王意曰王無以無可解說為患焉王之所以為患者無非以其事有違於仁智耳不知天下事有萬變不能預料古今同然也王不知今日之事請即周公之事以相衡而可見我試問王王自度之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我豈敢與周公比論哉賈曰王之不敢與周公比論者以周公為仁智之極也然吾考其時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於殷周公慮其後畔而思以心腹之人監制之以為莫管叔若因使之為監其後管叔竟挾殷以畔管叔固無良向使周公不使之監管叔亦無從啓釁是周公之使其過多矣若以為知管叔之畔而使之是陷叔於死地不仁也使以為不知叔之將畔而誤使之是無先見之明不智也非不仁即不智仁智二者雖周公之大聖人猶且未之能盡也而况於不能如周公之王乎周公不知而使管叔王不知

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

而取燕未來之事人情之常何足爲慚賈請見孟子而以此說爲王解之故曰無患也遂見孟子問曰周公何等人也曰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當日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知之則不使之矣曰不知而使則有悞使之過吾聞凡人有過唯聖人爲能無過周公既爲聖人宜乎事變之來無不預知之而竟不知然則聖人也且有是過與而不爲聖人者將何責也孟子曰論過於聖人寧得與凡人等哉凡人之過皆不宜有而有者聖人之過皆宜有而有者也子但知公有悞使管叔之過而不知公所使之人爲何人使叔之人又何人耶周公之於叔非他人乃弟也管叔之於公非他人乃兄也兄弟至戚自宜篤其親愛心腹相託若逆料其必畔而不使是殘忍刻薄不弟而蔑兄之甚矣於理不通於情不安以此思之周公之過不亦天理人情之至爲所宜有者乎此

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葢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

一過也既已全仁不宜用智而不智又無傷於智豈凡人之並非兄弟至戚宜用智而不知者所得藉口哉致過之由已見古今人之大不相及而且其處過又大相懸乎古之君子一有過則自己卽改之今之君子一有過則自己唯順之古之君子當其過也出於無心非故意徇欲故無背於理就如日月之方食暫時掩蔽其光民皆見之初不隱諱固不肯爲之辭及其改也復於無過一時之蔽既去全體之明仍在如日月之食後光明四照民皆仰之其爲羨慕亦不必爲之辭若今之君子則豈徒順之而已又從而爲之辭說非以爲不足爲過卽以爲過亦無傷有過者而自爲辭則其過愈深固難逃人世之指摘旁觀者而代爲辭則益陷其人於過直爲名教之罪人卽今人處過之大遜於古而益知致過之不可不愧矣子何輕議周公也賈闘是言不特無以解王之慚而反以增己之慚噫君心猶萌羞惡

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

而臣從而藏錮之雖有善言無惑乎王之不仁且不智也

此章見賢者之於人國其去留皆以道而不以利齊王不能行孟子之道而只以利爲羈縻君臣師弟間皆不悟其非有市心矣但不便斥言故以欲富之不可痛言之至不行道意已隱寓於言外前面婉答齊王見行道之心後面嚴絕萬鍾見守道之義室與祿不平側重萬鍾一邊引季孫語只重一私字從獨字來下節解能斷只重一賤字兩節須輕點要映合正意○士君子至人國本期行道道行則留道不行則去去留皆爲道豈爲利也乃齊王之待孟子惟知以利爲籠絡在國則百鎰爲餽而所謂行道者總置之不問孟子豈能終安於齊哉故一日者致爲客卿之臣而告歸焉齊王不樂親孟子本欲其去故不留於今而冀見於後虛致其殷勤以塞責因就見孟子曰前日夫子未到吾國之時寡人向慕高賢願望一見而不可得及惠然辱

入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

臨使寡人得侍夫子之側寡人及吾同朝之臣皆得親炙光輝時領教誨爲我朝生色故特喜甚自幸寡人不見棄於高賢可以長此無窮無如寡人不德不足有爲無以當夫子意故今者又欲棄寡人而歸歸志已決諒不能復挽常如前日之相見恨晚矣但相見之歡今此雖不可得而繼此則猶可期夫子或家居之久有傷寂聊或游歷之餘感憶故交一日重顧青齊再慰饑渴寡人之幸也但不識夫子果有此意可以繼此而使寡人得見乎對曰繼此得見有何不可而但出自臣請則心有所不敢耳無因至前懼干王怒也然臣雖不敢或使臣果有得見之日復奉顏色則固臣心之所甚願也把臂言懽商確治道何樂如之孟子此言兢兢守道惓惓望用至意溢於言表王亦可以動心矣而王不悟也遲延至他日孟子猶未去蓋心不忘行道而望王留也王於此時不能不留又不欲誠留不留恐來慢士

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

之設誠留又恐拂己之欲於是仍設為羈縻之術而謂其臣時子曰我欲留孟子而不重其尊禮孟子恐未必肯為吾留則養之急矣孟子高賢志不在養而有弟子在何可以無養養之何可不厚故寡人不恤萬鍾焉以養其弟子則有以安孟子之心於是日與弟子講道論德諸大夫可於此矜重而法式之國人亦可於此矜重而法式之焉但以弟子之眾矜式之多而所居之室隘而不足相容儕而來往不均則養之猶為未善而矜式之不廣也故必當國之中授孟子以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而後可我之留孟子如此亦可謂曲體其意而待之有禮矣子何不為我言於孟子而令之勿去也隱王不以用為留而以養為留是速其去也時子知此意而以諫於王王悟而道有行機矣不然不以告孟子可也陳子知此意則以曉夫時子以轉達於王而道亦有行機矣不然不以時子之

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言告孟子可也乃竟轉相告語時子意謂王之誠心留之孟子必聽也陳子意謂王之誠心托時子留之孟子必聽也臆亦愚甚矣孟子亦何難舉其不可留之故而直言告之哉然而非君子忠厚之道矣故不得已姑爲不欲富之說以曉之曰子所述時子之言固然然時子夫惡知吾之不可以此而留齊也何也爲此萬鍾而留則欲富矣夫富而可欲乎哉夫吾而肯爲欲富之人哉今且無論予不欲富如使予欲富乎則欲富之道必辭少而受多乃昔前日辭客卿十萬之祿之多而今反受此萬鍾之養之少欲富者固如是其失算乎欲富者且不可況我本非欲富者乎而留之則何以解於此耶欲不可且何以見欲富之不可以利本天下公物而我何可獨私之以取賤於人也觀昔季孫之譏子叔疑者而可見季孫曰異乎人情之常哉其子叔疑乎始而君使已爲政固甚幸繼而不用有用有舍人情之常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網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

則亦已矣乃必不肯已又百計營求使其子弟爲卿如己仍不失政一般此其志不過爲富貴耳夫人情亦孰不欲富貴但富貴既爲天下公物則心雖欲之不得獨私之以爲己有今如此是獨於富貴之中有私於己如龍斷焉故可異也季孫所譏爲龍斷者何如蓋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而已若其設爲市司之官謂之有司者但治其市人之爭訟而已並不征商之貨也不意有賤丈夫焉以在平地取利有限必尋求一岡壟之高而下斷於平地者登其上以左右徧望而網取一市之利盡歸其手於是人惡其貪而皆輕賤之欲懲其貪利之心故從而征之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征商之禍實自此賤丈夫始矣此龍斷之說也夫龍斷而取賤於人害在己征商如此害在人其可賤也孰甚叔疑之私富貴實似此吾今受此萬鍾之養是亦將爲季孫所譏而取人之賤辱矣君子使人可貴不使人可

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〇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賤，而謂欲富，可乎哉？時子惡足以知之？孟子之不可留如此，而直不僅此也。使齊王曰我欲奉社稷以授孟子，并器使其弟子以興道致治，使諸大夫國人共樂治平，孟子必留之，恐後矣，而惜乎齊君臣之不知此而徒以帝心相傾動也。

此章見君子不可輕留，必開悟君心而以君命留之，方可重慮。不及子思句，不應是不欲聞其言，隱臥是不欲接其人，引子思一段影客當奉王命而來，引柳詳一段影客當開悟齊王敬賢之意，而只重子思一段，不及子思只是王無繆公使人之意，則客非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閒周旋，直覺沒要緊耳。泄柳嘗閉門不納繆公，不肯齊庶弟之母以葬，毋不以聘布之餘具祭器，申詳問子思周人追王太王王季而殷人不追王，郤公叔子同而不和，因謝其交。〇君子去國要亦萬不得已，故往往不忍遽去，夫亦冀王之留之也。使有人焉於王前開悟其心而奉王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

命以來留君子便可返旆何至不應其言而絕其人哉奈何客之不善留賢也當孟子已去齊而遲遲其行猶宿於齊之下邑名晝地有一人爲空劝熱腸以己意而欲爲齊王留孟子之行坐而言其留之之意大約以去則王所無賢爲可惜去則孟子道不得行尤可惜不知爲客而留無補於王而有損於孟子於義大謬矣雖有愛賢之意實失留賢之道故不應其言且憑其几而臥置若罔聞其絕之也甚矣客不悅曰弟子有意陳情而不敢輕遽必齋戒越宿而後敢進言意亦誠矣夫子宜可諒其心而採其言而竟臥而不聽抑何絕人太甚耶請從此辭今而後斷勿復敢見矣遂起而作別孟子曰毋遽起且少坐待吾明語子以隱几不應之意大凡君子之去留非苟而已也試看昔者子思泄柳申詳之事而可見三人皆生當魯繆公之時繆公以子思高賢非泄柳申詳所可比故待之有加禮常使人伺候

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子思之側以通其敬賢之忱故子思鑒其誠而安受其禮遇若使當年無人乎子思之側則必不能安子思而爲之留矣子思雖非僅爲此禮遇之隆而留而有此禮遇猶可冀道之行則繆公之待之固當若泄柳申詳其賢下於子思似亦肯苟安入國矣而猶必視繆公之敬禮而始留繆公當年待之雖不若待子思之必有人於其側而亦必有好賢之臣常在繆公左右開悟其君使不至慢賢二子亦並不知其人之如此調護而但見君之有禮無失遂相與安其身於魯若使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亦必自引去而身不能安矣蓋賢者之於人國必以其君之敬禮而留斷不以其臣之爲君留而留也有如此今子欲留我是爲長者慮也其意雖善而惜乎其慮之未至也子亦能如子思側之人開悟王心因奉王命而來留則是爲長者慮而及子思也吾何爲臥而不應以絕子乎乃今不然但自爲王留使長者聽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玆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予言而留將置吾於何地是非愛敬長者而直侮慢長者矣以此恩之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宜乎吾之臥而不聽也何以不悅爲觀此言而知孟子不合而去無一留者已自可傷至有留之者而又失其道如此益使人難爲情也空自宿晝而已豈賢者之心哉

此章見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爲心故去留皆有深情而不爲濡滯意尹士譏之只重濡滯千里二句已知其明而非干澤矣單疑三宿出晝一句故孟子亦力辨此二句不得已也句是綱下三節申明之有此不得已之心故皆見其非濡滯最重在王猶足用四句蓋孟子一身之用舍關係最大非若沒關輕重人所可比故不得恝然無情耳足用爲善就王質地上說正是能用予處固重而予字亦重見予非王不能用王用予予自能用王故能安齊以安天下小丈夫亦非低品只是學問未充氣志無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

餘故但能守潔身之節小人卽是小丈夫但上以量言下以識言則不同○世有治亂而撥亂爲治全賴聖賢故聖賢出處關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拘於去就之常而恝然不顧乃尹士不知孟子之心而譏其去齊之濡滯因語人曰去就乃士人之大節擇君而仕進知難而速退凡自好者皆能之而況孟子乃士於今竊有疑焉孟子口談王道非湯武則不足以救世而安民今吾王而可以輔之爲湯武乎不可以爲而罔然不識則是無擇君之智而不明也孟子諒不至此既識其不可則不宜至齊矣然竟猶且至焉則是其至之意非爲行道而但干求恩澤也夫跋涉千里之遠而來見王諒非干澤而欲遇主行道矣乃終以不得遇合之故而一旦去齊則宜果決方見明於去就之義何竟逗留於晝以至三宿之久而後出濡徐遲滯如是是何爲也本無干澤之心而未免近於干澤之迹矣去就之義安在士則

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

於玆濡滯而有不悅孟子於心也門人高子以其言告之孟子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三宿出晝之心哉我之千里而見王誠不敢料王之不可爲湯武而因之以行道濟時是予之本心所欲也至不遇故去豈予之本心所欲哉予本欲已而不去而無如道既不得行住又不可苟輾轉思維以義自裁有所大不得已於此也予惟不得已而去故三宿而出晝在尹士以爲濡滯而於予心則猶以爲速也何以爲速蓋王之所以使我去者固王之過然過無不可改人情一時暫迷移時忽悟者有之而謂王獨不然乎故吾之未卽出晝者猶庶幾望王之改之其念甚切也王如於此三日內果悟其失而改諸則必使人反予於齊廷之上而用予則予所欲之本心猶可遂也使未三宿而卽出則反予無及矣故予心猶以爲速也而寧爲濡滯矣至出晝而王終不予追也是改無期而追無日矣於此而猶志不在歸則

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豈濡滯也揆之於義萬無徘徊然後方敢浩然決斷有一往不顧之志焉予雖然身則浩然而歸心則豈以既出晝而遂舍王不念哉何故不舍蓋以戰國人君其天資刻薄狡猾者居多而王獨仁厚樸實有爲善之基但無人以用之爲善王遂不能自用以爲善耳若有人以用之爲善其力量猶充足有餘也用其不忍之心用其好樂之心爲之去蔽開明格非歸正以推廣於政事之間安知不可追踪湯武而能用之以爲善者予也特患王不能信用予耳王如果能信用予王用予而授之事權予用王而借之爲善則可保民而王豈徒齊民治安將合天下之民舉可治安不減湯武制正者定之功矣吾出晝後王庶幾改之乎則猶可自鄒而反齊也予仍日爲望之故猶惓念而不舍王也夫出晝後之心且然而況未出晝時乎而寧爲濡滯否出晝之前後有如此深情乃不諒予而以爲濡滯是欲予爲小丈夫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也彼小丈夫有所進諫於君而君不受其諫則卽心懷忿怒悻悻然不平之色見於其顏而遂悤然而去去則勇往決行窮盡一日馳驅之力而後宿全無愛君憂世之心亦識之淺而量之隘矣非小丈夫而何若予則民生在念而故主情深者也豈若是小丈夫守經而不知權爲一身而忘天下然哉雖世人或苟於去就而是人獨能斷決如此未嘗不可以爲丈夫而較之予之今日則終成其小不若予之所見者大而所志者遠也予既不願爲是小丈夫則寧受濡滯之譏可耳彼尹士惡知予不得已之心哉尹士聞之乃自悟其失曰吾始之所言去就之際不可不明但拘守常節之一法耳自孟子言之果有行道濟時愛君澤民惓惓不釋如此遠大之見在士竟明乎此而暗乎彼見其小而忘其大誠哉其爲小人也卽尹士之始譏而終服而知聖賢之出處去就其關係豈淺鮮哉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此章見聖賢於樂天之中而寓憂世之心乃迫於時而不得不然總爲名世起見信名世之不終窮則樂恐名世之無人用則憂憂樂相生無非一片行道濟時之心重憂世一邊孟子不豫原非怨尤充虞引之亦不是說孟子怨尤但疑不該不豫耳孟子曉之只重此一時句下兩節申明之末節又轉進一層以見今之不豫原不與不怨尤相反樂中自可憂憂中自可樂不得看煞也引古是以名世必王者非以王者必名世時可又從數內轉出更重時一邊末後宜纖轉不豫爲是○聖賢仁以爲己任而憂時思濟之心切於中而不釋往往形於顏面孟子之去齊不豫與孔子之悽惶悲憫一而已矣而況孟子之時又非孔子比哉奈何弟子亦不知也故於去齊時充虞於路途中問曰吾觀夫子今日自出晝以來其顏色若重有憂而不能悅豫者然抑何與虞前日之所聞異也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得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
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
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
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
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
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
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

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似此言則宜無不豫之時
矣而今不然此何故耶吾知夫子雖非怨尤而特何以自解於
不豫也孟子曰君子所爲一因乎時時可樂則樂時可憂則憂
不可以一例論也有修身之時有行道之時吾前日所言不怨
尤爲修身言之此時惟當反求之己內無不足斯無入而不自
得矣若今日之不豫乃爲行道而憂此時不當但顧夫己世有
可悲斯無往而不動容矣蓋彼一時此一時也憂樂因時豈得
執彼例此哉予亦思此何時乎而焉得豫也自古明良相遇有
一定之期而不可易大約閱五百年自元會合必有王者受命
而興而王者不能遽興也其將興未興之間必有德業聞望可
名於一世者先王者而生出而輔翊王者然後能興起王業名
世之生係王業之成敗世道之安危如伐夏救民奉天誅紂湯
武之業何莫非伊尹太公爲之耶何莫非五百年之數耶故有

日於此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

名世則王者必可卜自古皆然乃至於今時何以獨不驗也自周文武而來王者不作七百有餘歲矣以五百年之數計之則已過矣而王者猶不作則雖有名世無人用之世亂將何所底止也已可傷矣而況以其時考察之則世亂人窮已極人心思治甚殷此時而使名世者得君行道正可以大有所爲較之伊尹太公當桀紂之時爲更急且更易也乃王者杳然使有心斯世者可爲而不得爲何由挽世亂拯人窮以慰望治之心其爲可悲可憫不更甚乎亦安能無不豫也雖然王者不作名世自在即極不豫之中而自有可信亦信之天以信之我耳夫今之天意尚未欲平治天下也如天心厭亂一轉而欲平治天下則必生王者以用名世而當今之世克當名世之任者其誰彼朝秦暮楚權謀功利之徒誠無足數必履仁蹈義幼學壯行者方能勝任而愉快則惟有我在而已矣王者而興必不能舍我也

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天意旣未可知我又有平治之具則靜以待天意之轉可耳吾何爲不豫而云怨尤乎哉不豫之中而自有可豫者存故無涉於怨尤特是人壽幾何百年易盡焉能久待天意之轉也方一念以自信旋一念以自疑則此時也安得不悲憫之見於顏色乎觀孟子之憂樂相因一孔子之行藏甚矣聖賢之仁以爲己任有如此者

此章見聖賢之見幾早而志不苟故爲道行權而不爲貨取兩節總是明不受祿意。天下惟守道而後能行道拘拘於守而不爲觀變致坐失機宜則有拙置之非汲汲於行而輕於進取使道終不行則有失身之患故君子雖有濟時行道之心而不可無知人審處之道如孟子之仕不受祿是已仕齊不受祿自有深意而公孫丑不知也故當去齊居休之時問曰居人之位則當食人之祿今夫子旣仕於齊而又不受祿豈古唐虞夏商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旣被兵雖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周之時仕之道固然乎曰非古道也乃吾所善自處之道也君子擇君而事其志一定而不易則受祿而仕者其常也而吾之於齊則非所論於此矣昔吾始至齊於崇地而得見王夫見王原欲仕齊行道豈欲去而見哉無如一見而退卽有去齊之志是預知其不吾能用也既不能用則此志不可變矣而受祿則身爲祿羈去就不得自由吾不欲變其去志故不受祿也志不變則當速去而又久於齊者何也則以齊繼而有師旅之命上下戒嚴勢有所阻不可以請耳不得已而久於齊實非我本志也惟不受祿故可以淹留而不爲素餐亦可以終去而無憂拘束我之所爲不拘於古而仍不背於古耳豈古定有此道哉噫孟子見齊之志與出晝之心前後實並行而不相悖眞可謂見幾早而能達權者矣

孟子卷之二下終